

學生界

第一卷

2

第二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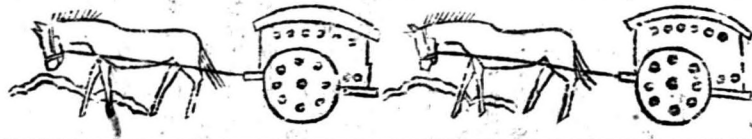


NATION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CHINA

愛護本刊的學生讀者們均鑒：

我們為提高讀者的興趣，及灌輸我們看過的文章起見，特依本刊第一二兩期文章內容的主要部份，寫出了十個問題，請諸君解答。解答後寄還本刊編輯部，選解答最完備的一名，在本刊第四期發表。並酬稿費十元，其次能十題全答者，均寄贈本刊半年不能全答者酌贈本刊若干期，問題內容，包括國文史地數理黨義各種問題。自後每兩期出習題一次，每次十題，一年共出六十題。如果編輯起來。就成爲一本良好的課程問題手冊。這實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益處的事請讀者諸君踴躍我們這個小小的號召。以下就是第一二兩期的習題：

- 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的意義如何？試作一概括的界說。
- 二、小說與詩歌戲劇的不同點何在。何以自十八世紀以後，小說在文學上佔了主要的地位。
- 三、中國文學自詩經楚辭後有那幾種主要的文體。其流變的先後的程序如何？
- 四、南北朝時代包括那幾個朝代，那幾個國家？
- 五、說明幾何學成長的幾個階段。
- 六、英國的海上交通線如何，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有那幾重要海軍據點？
- 七、儒家經典包括那幾種書籍？
- 八、美國的海軍交通線佈置的情形如何？
- 九、馬來亞區域，包括那些重要的島嶼？
- 十、什麼是同意的數字什麼是相對的數字，試舉例說明之。



學生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三十一年元旦出版

論

迎一九四二年.....本社(一)
學風問題的剖析.....丁勉哉(二)

壇

孤注一擲.....漁俠(三)
響應擴大勞軍運動.....子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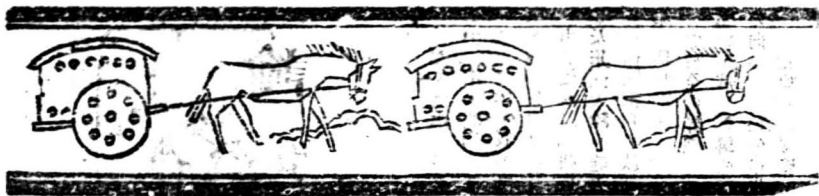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勢力比較.....王叔達(五)

談儒家經典的內容.....姜亮夫(六)

生活體驗與寫作.....周楞伽(七)

談作文.....趙景深(八)

借光.....耶草(九)



光明勝利了

臧克家(畫)

友情

黎元洪(畫)

淮河的故事

王莽草(畫)

偉大的歷史人物 孫中山先生

待榭譯(畫)

大別山的最高學府政治學院(通訊)

去(畫)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教程

朱性天(畫)

美術思潮及其政治背景

於 神(畫)

學

麥子黃了的時候

金姬振(畫)

生

心曲

趙膺任(畫)

寫

李若雷

約 之(畫)

作

學校風光

璞 之(畫)



迎一九四二年

第一(四)

第二(五)

第三(六)

第四(七)

第五(八)

一九四二年，是全世界正義勝利的開始，是全世界惡魔勢力崩潰的開始，是全世界人類正義勝利的肇造，我們迎一九四二年，我們更要促進惡魔勢力的早日崩潰，更要爭取正義勝利的早日實現。

由於倭寇及其強盜夥友德意軸心瘋狂的侵略，燃燒了歐亞及非洲大陸的砲火，掀起了大西洋太平洋的狂瀾。全世界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捲入了戰爭的漩渦，這是本年度的第一個特點。

由於全世界戰爭火焰發展的普遍和深入，全世界任何國家和民族，都鮮明了本身的立場，不容中立，不容游移，走向了反侵略的堡壘，担负起維持世界和平人類文明的責任，把瘋狂的惡魔勢力孤立起來。這是本年度的第二個

特點。

由於侵略者氣焰的驕張和狂暴，全世界被威脅的國家，爲着應付當前的危機，在國內，全國上下都走上了徹底團結和統一，全世界反侵略的國家，爲着打擊共同的敵人，在國際，都形成了堅固的同盟與統一陣線，實現了全世界正義力量空前未有的大團結，這是本年度的第三個特點。

由於侵略軸心與反侵略陣線的總分裂，由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總參戰，由於全世界人力物力的總動員，由於全世界所儲蓄的砲火的總消耗，也就形成了全世界正義是非的總清算，促進着世界大戰勝利的總結果，在戰爭發展的形勢上，是全世界大戰全面的展開，在戰爭發展的內容上，又

第六(九)

第二期

是世界大戰全部結束的開端，這是本制度的第四個特點。

中華民族是具有反侵略光榮歷史的國家，是站在反侵略陣線的前衛，在全世界反侵略的正義陣線之中，也最起重大的決定作用。在這世界戰爭走向新過渡展開新形勢的情況下，也就客觀的決定了我們全民族更艱苦的命運，與最崇高的任務：

第一就世界大戰的整個局面來說，倭寇同德國或為東西相對的兩大瘋狗，在西方最足以限制德國勢力發展的是英國，而把德國拖入泥潭中不能拔足的是蘇聯，在東方最足以限制倭寇發展的是美國，而把倭寇拖入泥潭不能拔足的是中國。中美與英蘇實是支持全世界正義勝利的支柱。

學生界

第二就目前的戰局趨勢來說，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歐洲及大西洋之戰爭已趨沉寂。戰爭的重心，集中在太平洋上，戰爭的對象，集中於倭寇的一身。倭寇不只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並且是全世界反侵略陣線國家的敵人，並且是全人類和平幸福的敵人。中華民族今後不祇是負有爭取本身獨立解放的責任，並且負有解放全世界被侵略國家的責任，並且負有爭取全人類和平幸福的責任。

第三就中國五年來抗戰形勢的發展來說，我們已由中華民族單獨抵抗侵略的戰爭，發展成爲全世界反侵略的戰爭，中華民族之命運已與全世界愛好和平一切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們的艱苦抗戰百折不撓的精神，已擴大影響於全世界，中華民族在國際的戰場上，已形成了領導

號召的模範作用。

第四、就今後中華民族抗戰的環境來說，中國的輿論力量，已與各反侵略國家力量大團結，中國已盡量的發動了外援與助力，已盡可能的孤立了日寇的侵略力量已斷絕了日寇的外援來源，已消耗了日寇的戰鬥主力，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日寇在窮途末路中已不惜孤注一擲，對英美宣戰，企圖來挽回其垂危的命運，我們更須要整齊步伐，踢盡最後之努力，發揚五年來戰鬥的英勇傳統，來突擊這最後勝利的緊要關頭。

在一九四一年終了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要認清展開在目前的抗戰環境，一方面更要認清目前時機的危迫，與存亡關頭的重要，工作的艱苦，與責任的重大，最後勝利的時期已近，最後勝利的形勢已成，但最後勝利的獲得，在於中華民族及其共同命運的友邦去奮鬥爭取，決不是僥倖等待所能成功。因此一些不長進的坐候勝利僥倖觀念，與盲目妄安的錯誤心理，都是應該糾正剷除，特別加以警覺的。

在這勝利年開始的今天，宇宙空闊，靈光普照，化日光天之下，萬物欣欣向榮，正是象徵着中華民族的復興三民主義旗幟永遠的飄揚，全世界正義的勝利，與人類和平幸福的萌芽。

今年的元旦，是爭取抗戰勝利的開始節，預祝明年的元旦，將爲爭取抗戰勝利的成功年。（本社）

南京圖書館藏

學風問題的剖新

學

生

界

期二第

學風之成爲問題固不始於今日，而以今日爲尤甚，有些人一聽到某校發生學潮，就紛紛議論，任意批評，往往是消極的責難多，積極的改進少；而未能冷靜地把事實查，撇開人事，很客觀的從問題的本身來謀解決，那就更爲少見了。因此，處置學潮僅能做到裏面的平息，不能獲得真正的安定。一旦時過境遷，又將激起另一次更大的學潮。這一點，確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學校是正常的教育機關，原以研討學術，培養德性爲事。師長之於學生，正如父兄之於子弟，父兄無不愛護其子弟，豈有身爲師長而不愛護其學生？子弟莫不敬畏其父兄，豈有受教的學生，而不敬畏其師長？從理論上來說，當然應該如此。但是事實上，每當學潮暴發，昏腦洩汗，師生之間，有如讎仇。學生想驅逐師長，師長想開除學生，理智失却作用，意氣趨於極端。規則及條例，等於具文

，好勇鬥狠，譽爲俊傑。於是，堤崩河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學潮的起因，往往甚爲細微。譬如說，某教員偶爾寫一別字，或讀錯一個字音，就引起學生的輕視，浮動的學生，以此傳爲笑談，轉而談論校長用人不當，問題就逐漸擴大起來；另一方面，教員惱羞成怒，校長措施失當，問題又因而複雜起來。我們當然不能袒護教員可以寫別字，也不能袒護學生可以隨意譏刺。但是在教員方面，總得要虛心，而且要寬大。惟有虛心，才不妨坦承瑕漏，力求進步。惟有寬大，才能夠包容學生，訓導青年。黨團既外，誠信漸孚，即使遇有小錯，亦不致引起學潮。在學生方面，亦要從大處觀察，不應吹毛求疵，同時更要養成自學精神，只須得師長的啓發，不仰賴師長的灌漑。自己多思功夫，又何必分心於不相干的小事？

學潮的掀動，往往起於極少數的人，而大多數安分的學生，都是被要挾，被強制，只是消極的附和，不敢明白的表示可否。這是極其不良的現象。我們認為民主的精神，要從學生訓練起，社會的輿論，也還從學生能辨別是非那正做起！學校起風潮，變為暴民政治，以曲為直，顛倒黑白，所謂好學生在團體中毫無力量，縱有理由，不敢當衆直言，只能着後私議。這樣的學生，將來入身社會，也必庸庸碌碌，難有貢獻。不過，這個責任，不在學生本身，而在學校當局。現在的學校，應該教學生如何做人，教學生如何辦事，細心觀察，選拔優秀，為國家培養真正有能力有見識的領袖人才，為社會建立公正輿論的基礎，苟能如此，不但學潮可以避免，而且學風可以良好。因是非曲直之分別，既可杜絕時習浮燥等惡習，亦可鼓勵師生間的共勉，而力求向上！

勸學風，自願必要，但教務近於治標，陶冶方為治本。學校當局，如果誤解勸學的意義，以記過除名為手段，則是濫以千里，等於摧殘教育！開除學生，可一用不可再用，可偶用不可常用。倘不幸而必須開除學生，則校長應該坦白負責，學校行政、教學方法，以及其他種種，是否仍有不能滿意之地方？等若始終認為學生是受教的，教員是施教的，學生的不好，即是教員自己的不好。罷過開除不是整飭學風，治本的方法！我希望辦教育的應不以整飭學風為鎮壓學生的手段，而別謀根本改進之道！更希望自愛的學生，多努力學業，多培養德性，從遠大處把自己充實起來！（丁勉哉）

孤注一擲

今天日寇竟敢冒險掀起了太平洋的戰爭，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日寇是打腫了臉充胖漢，是「外強中乾」可憐的被動舉動，無疑地，這戰事的爆發，是希特勒的計劃和命令，我們更可見這皇倭寇的冒險政策極度的表演，並非由於有甚麼真正實力與具體的計劃。

歐會東條英機是日閥中之尤者，首相而兼陸相，飽笏登台後，牠看百萬大軍被我中國磁鐵吸住，陷於上下無依的掛形狀態，欲進無力，欲罷不能，而德蘇戰爭與蘇日協訂又陷於苦悶矛盾中而無以自解，美英荷澳諸邦，既予以經濟之制裁，復加以軍事的聯防，牠除了大海大驚的放下屠刀而就範外，那敢再有冒險的孤注一擲，以圖倖成。

太平洋戰爭初起，在序幕時，日寇無恥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出動，英美不免小受損失，不出三月，中英美蘇，共同統一了軍事步驟，日本三島之海陸空軍一定盡個崩潰而覆沒。（漁民）

響應勞軍運動

迎接今年勝利到來

一般人常常附付：「抗戰勝利究竟在什麼時候？」像這樣問題也許每個人都會想過，結論雖各有不同，但歸納之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抱着悲觀的，認為是渺茫，這因沒看清我們「愈戰愈強」的事實，當然不對，另一方面恰恰相反，認為勝利就在眼前，尤以近來國敵這冒險南進與英軍作戰，樂觀的人更形堅固：「勝利就在目前了」。

事實都不差上面所說的那樣，這抗戰一定可以勝利，這是無庸贅言的，但對也不像後面所說，那樣簡單，那勝利究竟在什麼時候呢？我以為發出這問題的人，先得問問自己：「爲抗戰盡了最大的貢獻沒有？」如果每個國民均已竭盡自己最大力量供獻於抗戰，那時便是勝利的時候，不歸，勝利還就在眼前，但試看看每份國民是否在前線一致道途做了，國家要強必須自力更生，國家的組成是每個國民，國家不能更強而強，就着每個國民是否都能爲國家盡了最大力量，而使國家有強大的「自力更生」的力量，現代論戰者均謂近代戰爭之決勝，非在單純之戰鬥，而勝利關鍵乃在交戰國之國力——人力財力物力。所以在現在戰爭中欲求勝利，非得每個國民竭盡個人之人力財力物力以充實國家之國力不可！

抗戰迄至今年元旦已整整四年了，在此四年年中，爲抗戰供獻人力而「捨身成仁」的，爲供獻物力而「毀家紓難」的，爲抗戰供獻財力「罄其私蓄」的，像這樣深明大義固不乏其人，但畢竟還是罕見少有。

敵寇圖得南進，終必潰滅自不待言，今年元旦起可說是我們反攻的良機，是勝利的開始，所以今年應祝元旦每個人應盡個人之一切力量，把握此良機，充實抗戰力量，而取得反攻之勝利。

響應擴大勞軍運動，可說是供獻每個人最大力量最有效最具體的辦法，有錢的盡量出錢，有物的盡量出物，出了不算，還得盡力宣傳使已出而能出者再出，使能出而未出者儘量解囊，這不僅充實了國力充實了抗戰，使我們反攻成爲不可摧的力量，並且給予戰場上作戰的弟兄莫大的鼓勵，而更與旺了士氣，這比其他方式都要好，可說一舉兩得，兼收事半功倍之效。

今天是三十一年年的關頭，要在今年握得勝利，大家就得在今天盡所有之力量，一致響應擴大勞軍運動，如果大家認爲這運動是實無勞費的事，我担保接着這鉅大運動來時，就是勝利！(子斌)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三國的勢力比較

王叔達

自十二月八號日寇對英美宣戰後，凡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國家都捲入炮火的漩渦。接着我國對德宣戰，英美對德義日宣戰，德義對英美宣戰以及太平洋各國對德義日宣戰，太平洋的狂波怒濤，正在洶湧，將來大戰發展的情形，在原則上，我們可以斷定日寇的必趨滅亡，在戰爭的過程上，我們却未能武斷預測。現在我們僅就英美與日寇在太平洋上力量的比較，作一簡單的說明，作為同學們讀報的參考，至於更進一步的分析和判斷，那是國際問題專家的責任了。本文敘述的範圍祇是：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的勢力範圍。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的海軍力量。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的海軍根據地。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的空軍佈置。

英美及我國聯合對日寇作戰形勢強弱的比較。

(一) 太平洋上英美及日寇的勢力範圍。

太平洋的區域，包括亞洲馬來西亞及大洋洲兩部份。先說馬來西亞區域。馬來西亞為羣島組成，就自然區域劃

分，分為四羣：1. 大巽他羣島，包括蘇門答臘，爪哇，巽羅洲，西里伯四大島，及附近諸小島屬之。2. 小巽地羣島，爪哇島以東至知茂拉律橫列之諸小島屬之。3. 菲列濱羣島，婆羅洲東北呂宋棉蘭間一羣島屬之。4. 摩鹿加羣島，西里伯以東至新幾內亞間諸小島屬之。至於英美日三國的勢力範圍，荷屬東印度屬荷，婆羅洲屬英，菲列濱屬美。統為英美勢力的範圍，倭寇祇是隔岸觀火。

再說大洋洲區域，大洋洲是以太平洋中澳大利亞為主體，及附近無數小島合組而成，就自然形勢，可分為四部份。

甲、在太平洋南部之澳大利亞區，合英國之澳大利亞聯邦及新西蘭而成，為英屬之兩個自治領地。

乙、在太平洋南部之美拉尼亞區，包括新喀里多尼亞島，新幾內亞區，新赫布里底羣島，聖大克盧斯羣島，所羅門羣島，俾斯麥羣島。本區各島均屬英國勢力範圍。

丙、在太平洋上東部之波里尼西亞區，由下列各島組成，1. 夏威夷羣島及中途島摩勒爾島，瓦基島，均屬美國

6. 中波里尼西亞諸島及費盧克斯羣島屬英，其西南之埃利斯羣島，吉爾次特羣島歸英西太平洋總督代管。對薩摩亞羣島及尤爾羣島，薩摩亞羣島東部屬英，西部及尤爾羣島由新西蘭代管。4. 東加羣島，屬英領。5. 科克羣島馬納希基羣島，則馬得克羣島，查塔姆羣島勞白頭島均屬新西蘭。6. 社會羣島，土布愛羣島，土摩圖羣島，除土摩圖羣島屬法外，餘均屬英。7. 彼特爾羣島，皮西島均屬英。8. 伊爾斯羣島及薩拉哥斯島，屬智利國。

丁、在太平洋北部的密克羅內西亞區，由下列各島嶼組成。1. 斐濟羣島屬英，2. 瓦利斯羣島，吉爾貝特羣島及大洋島，那盧島，均屬英。3. 馬紹爾羣島，馬里亞納羣島，加羅林羣島，除馬里亞納羣島中之關島屬美外，餘均歸日本代管。4. 小笠原羣島，及琉球羣島，均屬日本。

以上是太平洋上英美日三國勢力範圍大概，次再說：

(二) 英美及日寇三國的海軍力量

我們可先從英國說起，英國戰鬥艦隊由十五艘主力艦組成，其中最大的二艘，約有三萬四千噸，備有十六吋砲九門，六吋砲十二門，遠力為二三·五里。有一艘名叫福特，則為世界上最大的軍艦，有四萬二千餘噸的排水量，裝有十五吋砲八門，與五·五吋砲十二門。游擊艦隊中，有華盛頓型的巡洋艦十五艘，大都是八千噸至一萬噸的，七十噸以下的小巡洋艦則有三十餘艘之多。航空母艦有七艘，其中最大的如依極爾號，有二萬二千六百噸，其餘的較小，平均每艘空母艦可載飛機約四十架，此外約有水雷艇一百六十艘，潛水艇六十二艘。

英國的主力艦隊，駐防於大西洋與地中海，但在太平洋

洋上英國也配有相當力量的艦隊，茲列表如下：

1. 中國艦隊，有巡洋艦六艘，潛水艇十三艘，驅逐艦九艘，小巡洋艦四艘，河用砲艦十八艘，航空母艦一艘，特務艦四艘。

2. 東印度艦隊，有巡洋艦十三只，小巡洋艦十三只，特務艦十三只。

3. 澳洲艦隊，巡洋艦十四只，航空母艦一只，驅逐艦十七只，小巡洋艦十二只。

4. 新西蘭艦隊，有巡洋艦十二只，母艦兼練習艦十一只，小巡洋艦十三只。

5. 印度艦隊，有巡洋艦三只，母艦一只，巡邏艇二只。

6. 加拿大艦隊，有驅逐艦四只，掃海艇三只，母艦一只。

這六個駐在太平洋上的英國海軍艦隊。主要的任務，是一旦遇有戰事，即能堅守防線，以待大西洋與地中海的艦隊開到，然後再採取攻勢。

其次再說美國的海軍。美國的主力艦也同英國一樣的有十七艘，排水量在三萬噸以上的有十艘，三萬噸以下的五艘。這些主力艦的巨砲計有十六吋砲二十四門，十四吋砲一百二十四門，十二吋砲二十門，美國艦隊的基本砲徑是十四吋，較英國之十五吋為薄弱。美國有航空母艦五艘，其中二艘各有三萬三千噸的排水量，是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艦，能起飛七十到八十架的飛機。八吋砲徑的巡洋艦十八艘，六吋砲徑的巡洋艦二十艘，驅逐艦二百七十艘，潛水艇八十八艘。駐太平洋的艦隊分為二部，一為亞細亞艦

第二期

隊駐中國海面，一為太平洋艦隊駐美國西部及太平洋中。

1. 亞細亞艦隊：巡洋艦一隻，驅逐艦二十只，潛水艇十四只，補助航空母艦三隻，砲艦十一只，掃海艇二只，特務艦十二只。

2. 太平洋艦隊：主力艦十四只，輕巡洋艦一只，航空母艦及補助航空母艦各二只，驅逐艦十四只，潛水艇二十七只，特務艦十二只，掃海艇四只，其他二十餘只。

由此可見美國在太平洋上海軍力量之雄厚。十五艘主力艦中有十四艘佈置在太平洋上。所缺者，是在西太平洋上沒有堅固的海軍根據地，戰爭開時，必須利用英國的海軍根據地，才可發揮其雄厚的力量。

再其次說到日本的海軍。日本艦隊之組織，包括主力艦九艘，裝十六吋砲八門，五吋砲二千七百二十四顆的噸位，裝十六吋砲八門，五吋砲二千七百二十四顆的噸位。其餘七艘都有二萬九千餘噸，航空母艦四艘，其中二艘都為二萬六千九百噸，可載五十架飛機。其餘二艘則為七千餘噸。八吋砲徑的巡洋艦共有十二艘，六吋砲徑的巡洋艦二十五艘，驅逐艦一〇九艘，潛水艇六十八艘。艦隊的分布，都配置在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面上，計分：

第一海軍區：以橫須賀為軍港，管轄區域，包括青森、岩手、福島、千葉、東京、新發川、愛知、北海及樺太等地。

第二海軍區：以吳港為軍港，管轄區域為大阪、兵庫、岡山、廣島、京都、瀨川、富山、新潟、秋田、香川、宮崎之海面及臺灣與菲律賓東之海岸。

第三海軍區：軍港是佐世保，所管轄區域為福岡縣海岸面，佐賀、長崎、熊本、鹿兒島、沖繩、台灣、朝鮮之海岸面。

日本的海軍力量，雖不如英美之雄厚，但其地理上之優勢，則較勝於英美。

(三) 英美日三國的海軍根據地
太平洋上島嶼分布的情形，已於上節略述其概況，茲再將散布在這些島嶼上的英美日三國的海軍根據地，加以說明。

先說英國海軍根據地。英國主要艦隊，是駐泊在大西洋與地中海。太平洋上並不佔主要的地位，但太平洋與地中海之交通，有直布羅陀海峽以為保證，在地中海上有馬爾泰海軍根據地以保證地中海內海的支配。從地中海經蘇彝士運河，紅海而至印度洋，則有塞得港、亞丁、孟買仰光、哥倫坡等海軍根據地。到太平洋上則有重要的海軍根據地是新加坡。在澳洲有奧克蘭海軍根據地。與斐尼爾海軍根據地，在新西蘭有奧克蘭海軍根據地。以上各地尤以新加坡與奧克蘭港有強厚的海軍力量，新加坡與印度洋至太平洋之咽喉，為歐亞航路所必經，對於英國在遠東的海上的勢力，有其極重大的意義。再說美國的海軍根據地。美國的海軍佈置本分為大西洋與太平洋兩部分，以巴拿馬運河為溝通要道，在太平洋沿岸的根據地有舊金山與布里斯登，由舊金山向西二四一〇海里有夏威夷羣島，再向西一三二二哩有中途島，再向西一二五〇哩有瓦克島，再向西一五〇〇哩有關島，再向

西一六二五哩對奔列渡。其中尤以海威夷、嗎島、菲列濱最關重要，海軍力量的佈置，以夏威夷最為雄厚。此外在阿拉斯加有荷蘭港離日本北部不遠，足以威脅日本國防。至於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為其本洲島東南的橫須賀，西南的吳港，西北角的舞鶴，及九州西北角的佐士保。前二地是日本艦隊在西太平洋上作戰的主要根據地。可指揮南太平洋中各島從事防禦與進攻的鬥爭。後二地是保證日本艦隊在日本海與黃海上的支配權，維護日本與亞洲大陸的通路，其次如台灣之基隆，澎湖之馬公，也築有鞏固的軍港，在西太平洋上之馬利安納，馬夏耳，與加羅林羣島等處，也築有軍港。日本的海軍，在西太平洋上的配備，是超過英美兩國之力量的。

(四) 太平洋上英美日三國的空軍力量與空軍根據地。太平洋上戰爭的主要力量，當然是海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由於各國軍事技術的發展，在海洋上決鬥取勝，空軍力量已成為一種決定的要素，因此對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戰鬥力量的比較，空軍力量與空軍根據地也須加以敘述。先說美國。據一九三五年一月，美國政府的聯邦航空委員會發表之空軍五年計劃，以為在五年以內陸軍部的飛機應增至二千二百三十架，海軍部的飛機，應增至一千九百一十七架，合計軍方飛機四千一百四十九架，並以一千一百萬元的經費，在夏威夷羣島之沃哈軍港建築一面積二千六百英畝之航空場把附屬地建築成空軍根據地。在大太平洋沿岸新英格蘭，弗拉曼達，路易西那，南加里福尼亞，北加里福尼亞，太平洋西北區，燕嶺山區域，大湖區，荷蘭港，巴拿馬運河等地，建設成六個空軍主要根據地，互相

聯繫着。

再說日本。日本空軍力量，飛機數目，雖無從確知，但大致是弱於美國。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間，曾計劃以二萬萬五千萬元的經費，盡量地擴充空軍。因為應付美國在荷蘭港建設空軍根據地的威脅，也在北海道的和千島羣島，建設空軍根據地，同時在通到南太平洋的要道小笠原羣島上，也建築主要空軍站。

至於英國，空軍力量，雖較日本為強，但主力是在歐洲的本部，太平洋上空軍佈置，祇是配合海軍守住西太平洋的陣勢，除在新加坡吉高打築有主要的空軍根據地外，在馬來半島一帶也設有空軍飛機場。飛機配備之數量，是較美日兩國為弱。

(五) 英美日三國形勢強弱的比較

根據英美日三國海軍力量的配備與海軍根據地的佈置以及空軍之配合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幾個問題。

1. 太平洋上配備的海軍實力，美國最強。有十四艘主力艦駐泊太平洋上，日本次之，海軍全部主力艦祇有九艘，又分配在太平洋面與黃海面兩處。英國再次之，主力艦統在地中海與大西洋。

2. 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英日相爭，各有所優。美國較劣於英日，因為日本本部佔據西太平洋之海岸，太平洋上之軍事要點，與其本國之海軍區相連。英國海軍根據地包圍整個太平洋之全面，並且有太平洋與印度洋間之主要海軍根據地相連接，這可以爭雄海面，守可以封鎖西太平洋與南太平洋之交通，祇有美國路線狹長，由夏威夷到菲列賓四千七百餘里，關島又在日本，加索林羣島中之薩塞

島與雅浦島兩要塞的夾圍中間。美國由夏威夷率艦進攻西太平洋之敵國，加以中開關島之受威脅形勢是不好的。

二期 假如美國單獨與日本開戰，利用新加坡和香港的根據地，集結太平洋上的海軍實力，想擊破日本在中國海與日本海上的勢力，是頗有困難的。不過由斐羅洲馬來半島，阻止日本與南太平洋諸國的交通，及資源的供給，整個封鎖日本的海面，是很容易做到的。

三期 假如美國單獨與日本作戰，美國在海軍力量上超過日本，在海軍要塞的佈置上遜於日本，由夏威夷至菲羅洲之交通防綫，正可擊開關島切斷日本由橫濱至雅浦島之交通防綫，同時日本之橫濱至雅浦島防綫，也正可擊開關島切斷美國由夏威夷至菲羅洲之交通防綫，如果日本防綫被切斷，則美國可藉端加羅林與馬利亞諾的日本海軍勢力，如果美國防綫關島被切斷，則夏威夷與菲列賓失掉聯絡，事勢極受極大的危險。

四期 現在是英美與我國同時對日作戰，並且全世界反侵略國家已聯合一起，以與軸心國家相對抗，候形度勢，我們可以看到的戰略上的，可以得到以下之估計：

1. 太平洋上英美的海軍實力合併一起，是較勝於日本的海軍實力。

2. 英美的海軍要塞，合併利用，佔優勢於日本海軍要塞。

3. 英國即然固地中海之樞紐之牽制，主力艦隊，不能調至太平洋，但以美國的海軍，用英國的海軍要塞，還可以佔優勢。

4. 英美對日宣戰後，日本對南太平洋及美洲各國的貿易停止，補充斷絕，英美可以一面消耗一面補充，日本是有消耗無補充，和形勢佔優，終則必至坐食山空。

5. 自關島與香港被日佔領後，美國由夏威夷至菲羅洲交通防綫已被切斷，英美在西太平洋的據點，主要的有新加坡菲律賓與暹羅灣，美國海軍增援困難，英國地中海上艦隊又受德軍牽制，不暇東顧，西太平洋上之爭戰，在短時期內，日寇是很容易猖狂的。但若要新加坡斐羅洲菲列賓關島固，英美西太平洋上的勢力，就不至動搖。今後除我國在華南進攻以牽制日寇外，美國可由荷屬港直接進攻日本北部，以動搖日本之根本，英美在太平洋將來之轉敗為勝，是勢所必至的。

6. 太平洋上的戰爭，當然對我國的抗戰，當然有利，同時我國的抗戰，也成為決定太平洋上反侵略陣線勝利的因素。我國的勝利，與反侵略國家的勝利聯繫在一起，這已形成自然的事實。但這種勝利的獲得，我國所起的作用實較英美為大。這是接近勝利的成熟時期，也是決定存亡的嚴重關頭。我們現在的抗戰形勢較任何一年為有利，我們的責任，則較任何一國重大，我們處境，亦較任何一國為艱苦，我們的民族危亡，更較任何時期為最深。我們還是認定自力更生，把握優勢。等待勝利的健伴心理與妄安取巧的盲目興奮，都是應該糾正的。

以上所論，不過就英美及日寇三國在太平洋上的現勢，加以敘述。消息既欠靈通，材料又不充實，這不過作讀者理解戰爭形勢的參考，至於判斷太平洋戰爭發展前途的論文，則有依諸國際問題專家來指示了。



談談儒家經典的內容

姜亮夫

儒家的經典是什麼？應當是漢書藝文志所謂的六藝；這是從習慣與歷史上來下的批判。但這是否的當，我們得先認清。從十世相傳的舊說來看，則易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舊傳。書是古史官左史所記，詩得自民間，禮為國家黨鄉的典制，春秋是魯的「史記」，一件件都不是儒家的專有品；從近代一般學者論記來說，易書都是戰國前後的東西，禮是漢人的擬作，春秋也有疑問，孔子更不曾刪詩，則六藝與孔子全無關係。說去說來，至多也不過是春秋與孔子，或有關係而已。因了近來從歷史方面以考證六藝的人，都主張六藝在孔子以前已有，（如章太炎先生，梁任公先生，夏曾劄師培諸氏，都有此說），孔子不過是個刪定，（梁任公夏曾劄師培主之），或「布之民間」（太炎先生主之）的人。這些都是非常有見地的話。

再從內容上來分析，則六藝也非真是「儒家經典」。孔子「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的性與天遠不可得聞，則易經

之根本非儒書可知。尚書主要在於記事，不一定與「儒家」有關，除此而外，又有些他家思想夾在裏面。如洪範的「五行」思想，禹貢的分州，顯然是受了都衍一派的學說而產生的。周書各篇，也多少保留得有些原始宗教思想，（如召誥、梓材、大誥、康誥等篇的言天），因而有神權政治的主張。其他儒家思想濃厚的幾篇，（如帝典）又多是戰國以後假造的。詩經之不與「儒家」相關，猶之山歌不必出於三家村學究。禮中的「喪」，雖為孔家的主張，但只能說「儒家」對於古禮的見地，不是「禮為儒的正業」。春秋即使有褒貶，我們也可說不定單單儒家才可！總之，從內容分析起來，只能說六藝中或有「儒家」思想而已，但萬不能說是「儒家」專品。

既是如此，則題作「儒家經典」豈非太貽笑大方？中國戰國以後的一切學術，都莫不與六藝有深切的關係，而六藝又只有「儒家」者流，為

之抱殘守缺，因之六經附上的色彩，也以「儒家」為多。而歷來的學者，也都以孔子與六經並稱，為敘述方便計，繫之「儒家」，亦非大誤。

「儒家」的書式，約分兩類，一是「經」，一是「傳」。從外形來看，經是用二尺四寸到八寸長的簡為之的。「傳」是用六寸簡為之的。（鄭玄論語序「春秋策長二尺四寸，孝經策半之，論語策八寸，又譌焉」。劉向校古文尚書，簡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服虔說：「古文左傳，一簡八字」是經策長而傳策短也。「傳」即「專」字，說文「專六寸簡也」是也。）從內容來說，釋經的書叫做「傳」，因之「經」只有這幾種，而傳却因解說者不同尚有多種。但傳的本身，不離經，而經的本身，也因「傳」而生差異。所以「儒家」的經典，不能不形成一種豐富的形態。

主要的有易、書、詩、禮，春秋與「儒學」核心的論語。孝經七種。現約明其內容如下：

一 周易

▲釋名 什麼是易？自齊有兩說：一是乾鑿度的：「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

一說是說文引秘書說：

日月為易，象陰陽也。

什麼是「周易」？鄭康成說：「易道周普」的意思。

（尚有他說，不具引）。

這些說法，我們齊都說到幾分。本來易經是一部以正反關係以說明一切的事理，即是陰陽，而說明的方法，即在一個「變易」。所以上說都各得一部，這讓我們到後面去講。

▲篇目 易分上下篇，再合以解易的十翼，共十二篇。（古文家有十翼，今文家則無十翼。故漢書藝文志

所載，周、王孫、服、光、揚、何、王、同之傳、施、孟、梁邱、之章句，都是二篇）到王弼注易，引「象」「象」一文皆一附於經文，於是九卷本的周易，這是現行的兩種本子，現列其目如下：

周易十二篇本

王弼韓康注九篇本

經上第一（起乾、坤、屯、蒙、需、訟、師比、

上經乾傳卷一 文言附

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

上經泰傳卷二

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

上經噬嗑傳卷三

大畜、頤、大過、坎、離、

下經咸傳卷四

經下第二（起咸、恒、遯、大壯、晉、明夷、

下經夬傳卷五

家人、睽、蹇、解、損、益、夬、遯、萃、升、

下經豐傳卷六

困、井、革、鼎、震、巽、斷、歸妹、豐、旅、

下經豐傳卷六

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下經豐傳卷六

象上第主

象下第四

象上第五

象下第六

繫辭上第七

繫辭下卷八

文言第九

說卦第十

序卦第十一

雜卦第十二

上繫第七
下繫第八

說卦序卦雜卦卷九

▲說略。易學並不是「儒家」的書，他是老莊陰陽五行家
雜漢的相反相生的變易哲學。我在舊作的各原扶
脈一文裏，論此頗簡要，茲轉錄如下：

「……孔老孟墨之書不言易。」

按詩與春秋不言易，無所用於易也。書已多卜筮之辭，亦不及卦爻一語。左氏傳之有卦名爻辭者，左氏傳成書在戰國時，易或已先有，又或易為卜筮之書，為陰陽五行家雜漢之籍。左氏浮誇，兼及流俗，不足怪也。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今文魯論易作「亦」不作「易」也。又下論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在今「恆」卦，然不

曾出自易，或即本當時流行民間之籤語。且下論之真實價值，本在上論之下，不足據為典要。孟子亦侈談性命，而七篇中無「語及易」。至荀子「非相」「大略」，乃引易一二短句，然荀子實多羈輒之處

，亦不足據。故荀子以謂「儒家」皆不言易。老墨成書皆與孟荀不遠，老書短絀，且不論，墨子動引周書古籍，又好言鬼神，且曾受學於孔子之門人，亦無一語及易。

言易者自莊子始。

見天運，說不備錄。
極外竹語文，或多難說。而估其大較，尊其幽隱，以為孔氏之書，無甯謂近於老莊陰陽之為得也。大抵卦爻之辭，舊漢民間，鬼神祝禱之事，冥邈無際，易於附會。陰陽五行之流，采摭其言，此以上一，而儒徒以十翼崇陳其說，於是流俗誕錄之語，修為天功物化之書；遂使老莊五行之說，雜然紛陳。漢秦秦火之後，天子卿大夫皆為黃老陰陽五行之學，而陽為尊「儒」，於是章句三絕，易遂為仲尼三復之書。

莊子天下篇謂「易以道陰陽」，陰陽即對待之名詞。易之全體大用，即自此推出。卦爻對舉之名，與莊生齊物之義，相反而實相生。易言變動，又陰陽家言，其相剋相生之說，則洪範五行之流亞也。余別有「易為戰國雜學說」。

然則八卦何由而生？何由而成？曰：卦生於爻，分陰陽。陰奇陽偶者，生於人類思想行為中之比較作用，陽比陰長，陰為陽之倍數。自比較作用以獲得相反概念。與矛盾概念。又心理行為最為變現之事，以正反

（即易之陰陽）統天下之至賾變動。
虞氏易，論此最精，後來毛奇齡仲氏易亦能深見

及此。

凡思想行為所能及之一切，皆以一一指其意象。此一切意象，各自相配，于是「天地」「父母」「夫婦」「男女」「吉凶」「禍福」「否泰」相應而生，此相反相生之變易哲學，即易基本思想之所在，爻以三者之成數為中土民族數之觀念之基礎，錯畫陰陽兩爻以成三畫，其數止于八，因其純陽純陰而重之，故至六十四而止。六十四卦者，通一切無窮量之意象，非實非法，亦實亦法，彌倫天地，醜醜神明，仰視俯察，無所不可。……

全部易經的哲理，不過是如此，但易經的本身，從他的史的衍進來看，應當截然把經與十翼分開來說才是。顯然的十翼是從儒家哲學裏透出的東西，與卦爻辭完全是兩件事。過去的一切易家，以十翼解經（起于費氏直）為學家以為千古治易的準的，其實是上了費氏頂大的當，自從漢儒以象數解易，以卦氣解易，爻神解卦等等，易成於極神祕的書。這些都不是易的來源，我們要辨也辨不了這樣多，李鼎祚周易集解舊說頗多，可以參考。

二 尚書

▲釋名 解尚書一名，共有三說：一是書緯璣鏡的說：「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抑天行也。」這是今文家的話。馬融說：「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

書。」

王肅說：「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大概這是古文家的話。馬融較為得當。

▲篇目 尚書的篇目，有三種不同：一為今文，一為古文，一為偽古文。今文凡二十九篇，即：

- 1 堯典 2 皋陶謨 3 皋陶謨 4 甘誓 5 湯誓 6 盤庚 7 高宗彤日 8 西伯戡黎 9 微子 10 棗蕪 11 洪範 12 金縢 13 六誥 14 康誥 15 酒誥 16 梓材 17 召誥 18 洛誥 19 多士 20 無逸 21 君奭 22 多方 23 立政 24 顧命 25 康王之誥 26 蔡誓 27 呂刑 28 文侯之命 29 秦誓

但後來又因河內女子髮老屋，得了一篇秦誓，遂併康王之誥於顧命，成書二十八篇，而加入秦誓，仍為二十九篇。

古文尚書多於今文者，凡十六篇，這十六篇篇目，見於鄭康成的書序，合之今文，共四十五篇。其中有九其一篇，有分之為九篇者，故又稱二十四篇。這些文章，久已亡了，故其目不再列。

偽古文即東晉古文，於堯典分出舜典，於皋陶謨分出益稷，遂為三十三篇，又別造二十五篇，合之為五十八篇，即現在通行的尚書，這別造的二十五篇是：

- (一) 大禹謨 (二) 五子之歌 (三) 胤征 (四) 仲虺之誥 (五) 湯誥 (六) 伊訓 (七) (八) (九) 太甲 (十) 咸有一德 (十一) (十二) (十三) 說命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誓 (十七) 武成 (十八) 旅 (十九) 微子之命 (二十) 蔡仲之命 (二十一) 周官

(一三)君陳(一四)畢命(一五)君牙(一六)周

命 尙書本身只是歷史，歷史以真偽爲最要，不論其

義理如何。故尙尙書，但就其真偽言之可耳！

尙書有伏生爲今文二十九篇。這二十九篇，過去疑尙書的人大都不疑他。到近來才有人替他，郭沫若氏疑尙書與禹貢，我的朋友余永梁氏疑甘誓，劉子植氏疑洪範，都各有論證與理由。不過這二十九篇，就不失爲漢以前的作品。

學生界

至於古文，則孔壁古文十六篇已亡，我們且不論。東晉元帝時梅賾所上的偽孔安國傳的古文，從吳才志姚朱熹已經生疑。元趙孟頫吳澄，明郝敬梅賾繼之。到清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惠棟作古文尙書考，而東晉偽古文之偽，才完全暴露。要想說明這樁大公案，不是我們這短短的書所能容納的，只好這樣簡單了事！

現行的子，是東晉古文偽孔本，伏生的今文二十九篇，也存在這裏邊。古文今文的不同，起初也不過是文字的差異。所以二十九篇，還可當作伏生的原書來讀。不過偽孔本也經過幾次的改易，其初是別隸體寫古文，偽孔序所謂的「緣古定」。今敦煌所得唐人寫本整版，顧命諸殘卷是也。范甯作今古文集解，要改從隸體書之，這是第二變。唐天寶三年，玄宗命集賢館士衛包改古文爲今文，並古文假借之字而悉改之。這就是現在所通行的尙書本子，這是三變。尙書經了這三變而後，文學的差異，不知有多少。這是尙書所以要有訓詁才能通的原因。這個事業，

是清儒的好手法。其中以江聲的「集注音疏」，段玉裁的「古文尙書撰異」，孫星衍的「今古文注疏」，陳奐的「今文尙書經說考」數書爲最詳。而胡謂的「禹貢錐指」爲研究禹貢一篇最爲精博的書。

二 詩經

釋名 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這是詩的確註，自來解詩的人，大多不能出其範圍。

篇目 詩有四家，即齊、魯、韓、毛，現在只有毛氏獨存，其內容大概四家都差不多。惟毛詩小雅有兩

一、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

二、小雅：鹿鳴之什 南有嘉魚之什 魚雁之什

三、大雅：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蕩之什

四、頌：周頌 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子小子之什

商頌。

說略 詩是如何來的？怎樣成的？我覺得「文心雕龍」

「古樂篇」說的幾句最爲通暢而確切：「匹夫庶婦，謠詠七風。詩官採言，樂旨裨律。」把詩的

李歷說得非常清楚。至於怎樣成書？歷來都認為是孔子纂集，（漢書藝文志）因為論語上常常說到「詩三百」的話，大概無甚可疑。但司馬遷說是從三千刪為三百，那是不可信的話，孔穎達已有批評了！孔子的弟子，也祇有幾個通詩的，而子夏，子貢為最。到了後來，荀子編之，而漢遂分齊魯毛四家，後來三家亡而毛獨存。

至於詩的內容，在偽大序裏說「風」「雅」「頌」賦「比」興說為詩的六義，有人分之為「詩體」與「詩用」兩類。「風」「雅」「頌」成了詩中的三種體裁。但詩體雖三，而其別則四，即所謂的「四始」。「四始」者，分雅為大小，其實都只是漢人的臆說，未必便當。我以為詩體當分五類，即在舊分「風」中抽出「南」，抽出「騷」二類，獨立為類是也。這個問題，我曾有一文，曰詩經的體類，其中論之最詳。現在約說如下：

(一)「南」「南」是古代的「樂詩」，凡古代燕樂、朝聘、祭祀、喪志諸禮，無不用「南」的，大概都用於樂闋以後的合奏。（詳王靜安先生釋樂次一文）這即是論語所說的「關雎之亂」的「亂」。其他如衛王籟風，從未見過這種事實，所以「南」體當異於「風」。

(二)「風」風當是諸國的「徒歌」，風即飄蕩的意思，並不歌唱。至於左傳上季札獻樂，稱歌國風的話，和史記孔子說歌三百篇都求合於語，式的話，在事實上尋不到根據。

(三)「雅」「雅」是樂詩中的正詩，（與「南」為合

歌對）。從儀禮，鄉飲，酒禮的工歌鹿鳴……笙南陔……開歌魚麗；以及周禮樂師的九夏等來看，便知道「雅」是禮樂中的正樂，種雅的意思，猶言「中國樂」。「雅即「夏」，周為夏民族）與「南」一之為「南」方樂，正是相對。

(四)曰頌頌是舞歌，這是阮元已說過的了。凡諸侯以上，較隆重的禮節，他的第二次的樂，是管。凡管樂，都有舞，舞詩諸侯用勺。天子則用舞。武王酌，桓，費，釁六詩，謂之「大武」。（詳蔡堂集抄周大武樂章考）也有用六詩中後三章的，謂之「三象」。（呂氏春秋古樂篇）

(五)「騷」也是樂詩。他或是周公所作，或是為周公而作。而其詩，乃是：

變雅頌之聲，而用之報祈之事。馬融荀章「逆暑迎靈，則頌爾詩，祈年於田祖，則頌爾雅。祭臘，則頌爾頌」。

因之不在國風。並且以內容來看，爾詩與雅相近，不與風相近。這也是應當分出獨立為類的理由。其詳見我的「詩經的體類」。

還有個詩序的問題，也是古今關得不可開交的事。但所說的作者，總不出子夏，毛公，衛宏，孔子諸人。自鄭雅以為「村野妄人所作」，王質朱熹和之，而詩序的問題，變得利害。這實在是個極其紛亂的問題。本來序的本身，可疑的地方太多，我們現在竟可不必過問了！

詩的成績，歷代都有，最古的自蘇舜有一「毛詩故訓傳

「此下就有鄭玄毛詩傳箋，朱熹集注。清儒以陳奐傳疏，胡承瑑後箋，馬瑞辰傳箋通釋為最。而論詩者，有宋程大昌詩論，清魏叔子古微都是通論。論「三家」者，以陳喬樞為大家。其他官品物者有人，言氏族者有人，言地理者有人，言在六藝中，也頗踴躍。」

四 禮

說到禮，問題便繁了！他共有三類，即：禮儀（舊稱禮經），周禮（舊稱周官經），禮記三種。當然一切論述，都要三種說到才行！

▲篇目（A）禮經
禮經凡十七篇，篇雖簡單，却有三個本子，即大小戴與劉向別錄三本是也。近儒如鄭懿於黃以周等人，都以大戴為最當！茲列三家目錄於下，以資比較。

大戴	小戴	別錄
士冠第一	同	同
香第二	同	同
士角見第三	同	同
士喪第四	同	同
既夕第五	同	同
士虞第六	同	同
特牲第七	同	同
少牢第八	同	同
有司徹第九	同	同
鄉飲酒第十	同	同

鄉射十一	少牢第十一	喪服十一
鄉飲酒十二	有司徹十二	士喪十二
大射十三	既夕十三	士虞十三
聘十四	既夕十四	士虞十四
公食大夫十五	聘十五	特牲十五
公食大夫十六	公食大夫十六	少牢十六
喪服十七	既十七	有司徹十七

禮記有兩類，一是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是也！二是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小戴是也。這即是戴書藝文志的「百三十一篇」的禮記，大小戴各在其中錄出的，百三十一篇當是戰國以後儒家所作。這其中或許有許多七十子傳的學說。茲列兩家篇目如下：

小戴禮記篇目	大戴禮記篇目
曲禮上下	檀弓上下
禮運	玉制
大傳	月令
少儀	曾子問
祭統	文王世子
祭義	禮器
祭儀	郊特牲
中庸	內則
表記	玉藻
深衣	明堂位
投壺	喪服小記
燕義	祭法
聘義	祭義
大戴禮記篇目	祭義
王官	哀公問五儀
正保傅	哀公問於孔子
曾子事父母	禮三本
曾子制齊上中下	禮樂
曾子疾病	夏小
曾子玉函	武

第二 王踐阼 衛將軍文子 王帝德 帝繫 勸學 子張問入官
盛德 千乘 四伐 實戰德 語志 文王官人 諸侯遷
廟 諸侯登廟 小辨 用兵 少聞 朝事 投壺 分冠
本命 易本命

(C) 周官

周禮六官，曰「天官冢宰」，曰「地官司徒」，曰「春官宗伯」，曰「夏官司馬」，曰「秋官司寇」，曰「冬官司空」。其屬官各六十，每官爲一黨，藝文志所謂周官經六篇是也。其司空篇亡，以考工記補之。

▲說略 a、儀禮

儀禮相傳是周公作的，其實連孔子也不會說過。即就春秋以前的史實來看，也不會有合於儀禮所載的事實。而且一部儀禮，講的都是「士禮」，這與周公時的社會自然不合，即與孔子時的社會也不全相似。士的階級，誠然在孔子時已漸有做社會中堅的趨勢，但總要到戰國以後才甚。並且儀禮有許多地方，顯然與孔子的學說不相合。所以崔適以爲是「當在周末文勝之時」。(詳崔適墨鏡考信錄)至少當是七十子之後學者所作的東西。徐積、樂史、毛奇齡諸人，斥爲僞書，不是毫無根據。不過全書僞僞，而史料則不全僞。因爲倘前無所因，必不能有此精深的結構。所以把儀禮擇選著用爲古代史料，到不失爲一部好書。

自來對於儀禮的研究，以鄭康成的注爲最古，而又最好。朱熹的經傳通解，有些地方全錄鄭說，清代要說較爲句讀，是部簡單明瞭的書，而胡培宰的正義，要算集大成

的書。另外還有爲儀禮作圖的人，始於朱子門人楊復。而張惠言儀禮圖，是清代第一次的圖，也是最好的圖。凌廷堪禮經釋例，是以例統經的一部好書，現在不多引了。

b、大小戴記

大小戴記，我們可以合論。禮記的來源，衆說紛紜，其間……這話說得很的當。禮記的來源，不過如此。大概他應當是儀禮以後的東西，所以朱熹以冠、昏、飲射、以下諸篇附於禮經。不爲無見。

禮記每篇論一件事，劉白別錄把他歸類爲通論、制度、吉事、喪服、祭祀、樂記、明堂、陰陽、世子法各類。研究小戴禮記的人，仍以鄭康成爲大家，唐人注疏本之；宋元人無可觀，清代注此經者，也惟有朱彬的訓纂，與孫希旦的集解兩種書而已。這是一部未得究竟的書。大戴記今存者八篇，有北周盧辯注。唐、宋、元、明很少人過問他，到清代纔有孔廣森、汪照的補注。王聘珍的解詁，其他也不多。不過三朝記夏少正等篇則有別行注。

c、周禮

關於周禮的問題也很多。唐以前無異說，都以爲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到了宋代蘇轍，才以爲不可信，例舉三禮。胡宏謂其「設官冗濫，無一官完善。」葉水心更說孔孟未嘗言及周官。到清代的今文家如配定庵康有爲等，直謂爲是劉歆僞託的書了！但另一方面如張橫渠程頤朱熹諸人，又頗相贊。汪容甫周官徵文列了可信之證六，都是爲周禮張目的。其實兩部錯誤。周禮不是周公作的，只要看香

秋以前的書，無引之者，便可斷定。其非劉歆所偽，從漢武草封禪儀（史記封禪書）河間獻王作樂記（漢書藝文志）已采明官，便可斷定。所以周官仍當是秦漢間人作。
注周官的以杜子春為最早。而以鄭康成為最通。唐宋人雖有疏注，但總敵不上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最為精博。

五 春秋

▲釋名

春秋是古史編年紀事的通稱。（見左傳昭二年，國語，晉語，管子，墨子，莊子等書。）這兩字如何講法，大概以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的話最為通達。

生

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歷宋以後，都用其說。其他如春秋傳，三統歷的話都不必可信。

▲篇目

春秋有古今文的區別，古文以十二公為十二篇。（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今文則以「閔公」附於「莊公」，漢書藝文志稱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其所以繫於「莊公」的原因，大概因為「閔公」事蹟太少，不能獨立成篇的緣故。

▲說略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是春秋出於孔子的明證，但這書想來也不過是孔子隨筆的書，未必有什麼「筆法」在裏面。（劉知幾感戴篇舉春秋十二未喻，五虛美。）

二 經

春秋國為書法太簡，所以異說也多，漢以前有五家，今存左傳公羊穀梁三家。自來都認左氏為古文說，而公穀為今文。不過因為左氏到後漢才得立於學官，所以三傳的爭執，也很不少。其實大概是：「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吳澄說）所以三傳也是各明一家之學。只看我們到什麼眼光來看。若以史的眼光來看，自然是左氏好，因為他比較詳；若以哲學——自然是儒家哲學來看，則公穀於義更明。

左傳史記說是與孔子同時的魯君子左邱明作的。過去的人對於與孔子同時雖有異議，而都公認是戰國以前的人。左邱明所作，到近來才有人疑他是戰國以後的東西。

公羊穀梁二人，也頗有可疑。

公羊穀梁二人，也頗有可疑。公羊穀梁兩姓，古時就很少見。（宋羅益已如此言）且公羊之著於竹帛，始於田生，與董仲舒同時。穀梁更在公羊之後。（經典釋文「公羊高受之子夏，穀梁乃後代傳聞」）從內容來看，兩書都頗有一種一貫的哲學的組織，（公羊所謂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等是。穀梁也有此義例。）為戰國以前內子家著述中所未有的現象。（惟呂氏春秋篇目組織有此現象，而文中也不統一。）所以我疑他是漢人說春秋的書。但西漢言春秋者，多本公穀，甚至立於學官。這大概是公穀的張三世，存三統，內異，外異等思想。頗與陰陽五行方士之流相近的緣故。

三家的箋注的書，公羊以何邵公解詁為最古，而又最闕也。此後直接清代莊存與的正辭，孔廣森的通義而到達祿解註鏡釋例兩書，成了一家之學。凌曙公羊疏疏索隱注

第二期

陳立公羊義疏，廖季平先生的公羊補證，後出轉精。殷梁最早的書惟范武子集解尚存。唐宋元明都無重要鈔書。清代許桂林釋例，柳興思大義述，廖季平先生的石義疏，起廢疾，勝過以往的一切。

左氏書現存最早的人，舉不出這兩書的範圍。到明來，一切研究春秋左氏傳的人，舉不出這兩書的範圍。到明來，有顧炎武杜補正，清惠棟有左傳補注，洪亮吉有左傳註。梁玉繩有左通補釋。不過左氏體大物博，故也有分節箋注的。如杜預陳厚耀春秋長曆，徐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等書。

六 論語

釋名

論語之義，大概漢書藝文志的話解得最爲明白！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至於鄭玄更釋爲「綸也」「輪也」「理也」，都不過是充類之言。

篇目

論語在漢本有齊魯古三家，古是二十一篇，出孔子堂中，有二十二篇，魯二十篇，自從張禹兼采魯齊，包咸周氏據之以爲章句，論語一變。鄭玄就包周篇章，以考齊古，正魯讀凡五十事，論語又一變。何晏作集解，益的魏代僞孔安國之古文

釋名

傳，論語之本又一變。今所通行者，爲何氏本，而三家久亡。而論語一變，爲政、人倫、異仁、公治長、維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

七 孝經

「經」是附加字。「孝」才是主字。但這是最最明白的意義，不待多所分解。故鄭玄說：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

這只是規定他的內容而已。藝文志本列有今古兩種，但古文本漢時不行，漢儒和古文家的鄭衆馬融鄭玄，也都用今文，大概古文本漢已亡之，隋劉炫作述孔氏義疏，以爲古文本復得自民間。清代顧廷棹刻古文孝經，則得自日本。以今存今文篇目列下，其古文書附於注：

開宗明義、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古分庶人章爲二日本三才、孝治、聖治、古文本分據僞本題曰孝平章。治爲三章日本本題父母生績紀孝行、五刑、廣要道、廣至德章與孝優劣章古本此下列出第十九章、孝君、感應、廣揚名章日本本別題閭門章、孝君、喪親、關於論語孝經的內容，容我們將來再說。



生活體驗與寫作

周楞伽

文藝作品的內容就是生活的內容。沒有充實的生活經驗，絕對寫不出充實的文藝作品。一篇小說的題材看起來好像只不過是一個故事，但構成這故事的骨幹的，不是作家頭腦裏的空想，而是他在這客觀的現實社會裏生活所經驗到的思想和感情的再現。在用文字的形象表現出來的整個故事中間不論是一章一節或者一個段落都無不和作家的生活有着聯帶關係。即使作品中的人物並不是作家自己，但這人物的行動，和他所經歷的一切，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作家親身經歷過的。自然你也儘可以坐在亭子間裏空想，求知於天花板還村於手指，然而這樣寫成的作品字裏行間都沒有絲毫真實感，內容是虛偽的，思想和感情也是虛偽的，正像沒有靈魂的衣架上樣，決不會受讀者的歡迎。

有人也許要駁我：假使我們寫一篇說離現代生活的羅曼司，或者處理歷史上的題材，難道也要去體驗生活嗎？再說，作品裏面的事情，一定要作家親身經歷過，寫出來才有價值，那麼，我們寫盜賊是否要自己去竊盜寫殺人是否要自己去殺人呢？對於這詰難，我的答覆是：假使以憑想像去寫脫離現代生活的羅曼司，也決不能沒有現實的

生活經驗的作用存乎其間，因為想像的本身，就是發源於現實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的。任何善於想像的作家，他也能想像不出和他所社會生活絕無關係的東西來。西遊記上說孫行者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這可說是最荒唐不過的想像了，可是「翻筋斗」和「十萬八千里」這兩件事實，不正是我們生活中所實有的嗎？說到處理歷史上的題材，必須賦以現代的意義才有價值，這已用不着說了，就是純粹用歷史方法去寫歷史題材也要先搜集史料再從現實的生活經驗出發，去推想過去的生活，說不定寫成的作品裏，反而是包含現實生活的成分多，包含過去生活的成分少，怎說和我們的生活經驗沒有關係呢？至於寫盜賊和殺人，倒並不一定要親自去殺人和竊盜，因為所謂羅曼司云者，是我們的所遇所見和所聞並不一定都是我們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的。

歷觀古今來各大作家，他們所以能在文藝上有這樣偉大的成就，幾無不出於對生活態度的認真，和參加生活體驗生活的努力。司各脫為要寫他的「華弗萊小說」竟仿照着建築起歷史上的城堡來，而自己在城堡裏面去，從事寫作

托爾斯泰曾親自參加邁克里米戰爭，在他動手寫「戰爭與和平」以前，還曾到當時的戰地上調查過。左拉的「羅貢，瑪加爾賽書」更不知費了多少辛勤。他寫「萌芽」則和礦工們生活在一起，寫「娜娜」則混在下層社會和娼妓們中間寫「酒店」則親自到充滿了縱酒淫伏的巴黎工人的小酒店裏去。也惟其這樣努力求「真」，把全部生命力都表現在作品裏，所以他們的作品寫來才會真切生動，有迫人的力量，同時也就具有了永久不磨的價值。

其實生活就是題材的源泉，任何題材都埋藏在生活的內層，只看作家是否有充實的生活，能從那裏面把題材發掘出來。托爾斯泰說：高爾基的作品中所描寫的流浪者和貧民窟的居留者；而且他所寫的，並不是普通「小說」這字所表現的意思，却祇是從生活內層所得來的速寫。「蘇聯文字顧問會」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裏對於高爾基的創作，在通俗方面，影響方面，社會的意味方面，當代的作家所以不能和他匹敵的原因，也說：「這是因為他不但具有權威的描寫天才，而且對於所寫的東西異常熟悉。換一句話說，是因為他的權威的描寫天才，配合着他那特殊的描寫智識的緣故。」我們現在讀高爾基的作品，也有同感，他不像任何作家一樣，寫着首尾完備錯綜複雜的故事，但展開在他作品裏面的，却無一不是真實的人生；所描寫的人物也無一不是有綜合性格曲折的心理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最有害的莫過於一個作家寫他所不知道的東西。」

這句話真正不錯。根據和這相同的意義，假如一個作家，把他在這現實社會裏生活所得的經驗，真實地寫將出來，則即使形式和風格上粗糙一些，也並不損及牠的價值。

目前文壇上有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可說是過去一般公式主義文壇理論家作的孽。公式主義理論家對志在文藝的青年對說：「單讀文藝書籍是不行的呀！你一定要具備着正確的世界觀，還是去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吧。」於是，青年們便都暫時放下文藝書籍，去讀社會科學書籍了。這誠然是不錯的，「怎樣學習」，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創作也的確需要一種正確的方法。但公式主義理論家却沒有同時叫青年們「向生活去學習」，於是便造成了創作方法和現實生活的分離。到這些青年都成為作家時，便個個有了深癖，他們是都具備着「正確的世界觀」了，却把現實生活看得一錢不值。現實生活也誠然是醜惡庸俗的，當然更容易引起青年作家的鄙視。然而要寫作品，却非從這醜惡的現實社會生活中去取材，這便怎麼辦呢？有了，不以普通「人」的地位去參加生活，而以帶些神祕優越感的「作家」的地位去參加生活。現在我們試設想一下，這位不平凡的作家，參加到平凡的生活裏去的結果吧，他好像置身在雲端裏，俯視着下界的人們，把所看到的現象，毫不關心的記錄下來就算了。因此，在他的作品裏，完全創造不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讀者在讀他的作品時，也感受不到什麼情緒的波動，和心理上的最高反應。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在今日必須克服的。羅格爾在他的「美學

裏說：「有生氣的藝術不嫌惡生活！」又說：「搖撼時代靈魂的一切東西，是藝術作品的真實的內容，——是形成牠的熱情與東西。」可見作家必須以普通「人」的地位來參加生活，他要跳進現實社會生活的「渦」中去，他不能嫌惡生活，他需要實踐，也惟有實踐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

「學習『正確的世界觀』，對我們是必須的，因為這能使我們創作時的態度和觀點正確，但我們同時不能忘記向生活去學習，並須注意這二者——生活體驗和創作方法——的統一而不可分的關係。要知道過分重視生活的體驗即使創作方法不完善，至多也不過歪曲了現實，可是較好的成就，却能忠實地反映着現實，至於過分的重視創作方法，而對生活的認識不足，就不免要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還有，現在有許多青年，迷眩於文壇上的過高的口號，以真不寫作品則已，要寫的話，就須寫合於那口號的戰爭的題材，作品才有價值，對於個人身邊瑣事的描寫，是要竭力避免的，於是，便硬生生地去做揀擇造作非自己所熟識的戰爭作品，把最真實的個人生活中的一切，反而完全忽略了。其實身邊瑣事的描寫也不是絕對要不得的，只要所寫的不是個人的狹小生活領域內的經驗的掙扎，不是過分瑣細的流水賬，則展開在這身邊瑣事後面的，正是一幅帝國主義殘暴侵略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現實社會背景，倘若在個人生活的身邊瑣事的描寫中，展示了後面那現實社會的真實，不啻比一般形式誇張內容空虛的公式主義的戰爭作品更要有動人的力量嗎？

大抵身邊瑣事的描寫，雖然一般地都是以自我生活為中心，以個人的心境描寫為主要的特色，但在內容上，在風格上，却也有着某種程度的差異。有的作品帶着感傷的情調，或者恣意作個人心理的發掘，和特殊嗜好描寫，以主觀的成分通過作品的全部，在每一個細小的情節節節內都表現出來，這是熟練的身邊瑣事的描寫，當然是要不得的。其次有些人，生活雖很平凡，但因忠實於現實生活之故，却能把個人所涉及的生活現象，用素樸的自然主義的手法，毫不遺漏隱飾的表現出來，個人的主觀成分滲入得很少，只有描寫的對象，仍不出身邊瑣事範圍，這是中庸的身邊瑣事的描寫，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還是需要的。

至於以個人的生活經驗作開端，而把所開涉的人生現象都牽引進去，甚至把自己都當做一個客觀的存在，用社會的見地來做冷靜的分析，對於自己所開涉的思想，雖然受到社會的迫害，經歷萬千的苦辛，却始終以不屈的姿態，和堅強的意志，克服心理上的矛盾，而達到信仰的最後的堅貞，像這樣富有新意義的身邊瑣事的描寫，是文藝創作上的最高的成就，我們還能輕視牠的價值嗎？

不過即使是以社會的見地來做客觀的分析的身邊瑣事的描寫，我們也不能過分偏重，而把主要的現實社會生活經驗看低落了。因為文藝畢竟是客觀的現實生活的反映，我們一方面固然應該忠於自己生活的考察，精心的把牠的真實記錄出來，明瞭自己生活層的特徵，但另一方面，更應該多方的去考察體驗生活。你要常常和你不同生活層的人接談，斷斷，用心了解他們的一切。要參加戰爭要多參

親兵營、工廠、礦山、兵輪、學校、寫字間、貧民窟，甚至妓院，監獄。要留心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的悲喜劇。在街頭，電車中，戲院內，應該耐心閱讀社會新聞和特寫。法院判決書以及地方通訊等等，這些都能擴大你的眼界，供給你豐富的寫作題材。總之，你應該有找生活的勇氣，切莫痴心等待生活自己來找你，尤其是目前受着審判條件的限制，許多有偉大的生活經驗的人，如工人農兵兵士等，都是沒有寫作能力以前，作家自己去找生活，考察生活，乃是必要的。在現代中國作家裏面，我以為巴金畢竟是最可佩服的一個，據說他的長篇小說「雪」「沙丁」，和短篇小說「煤坑」等，都是他親身到煤礦區域去考察得來的作品。自然，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倘使有一個煤礦工人，他也有巴金那樣的文章修養和寫作能力，則他一定會寫出更偉大更切的作品來，但在任何一個煤礦工人都還未能夠手寫作的目前，則巴金的找生活的勇氣，實在是值得大家效法的了。

然而我們還不能僅僅以找生活考察生活為滿足，必須更進一步的參加到生活裏去，因為自然的經驗，總要較浮面的觀察其切得多。格拉特珂夫曾在他的創作經驗裏面說：「……：黑海一帶的整個政治社會生活都在我腦裏經過……：我可以細細地回想牠，把牠有次序地排好，喚起那些事變與經驗，於是再下結論。那些情景，一幅一幅的非常多，都會有重大的意義；英勇，緊張，雖然在事實上不過是勞苦，忙碌。人物在我記憶中宛如雕塑似的湧現出來；事變則在我想像中跳動着，人物與事變真多得不可

得了。在飢餓的空氣中，在陰寒的大理石牆壁的地下室中，……：這幅圖畫仍閃爍着將熄的內戰的火焰。……：而那最使我喜愛的，是那栩栩如生的畫面，那風景，那抒情的調子……」由此可見從參加生活所得來的自然經驗，是如何比較找生活考察生活得來的浮面觀察更為真切生動。所以我們在水寫作品以前，一定要先參加生活。譬如要寫一齣戲，小說，便得實際參加到農夫的工作裏去，和他們一同生活。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刻地了解生活，豐富作品的內容。

這裏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們的考察生活，參加生活，雖和舊寫實主義並無不同，但我們的創作方法，却和舊寫實主義根本異趣。舊寫實主義的最大缺點是過分偏重自然的忠實模倣，像照相機膠卷攝下個影子來就完事，從這裏面，我們雖也可以看到社會人生的忠實記錄，但所記錄的不是沒有透視到本質的浮面現象，就是僅僅切取了人生現象的一片段，再不然便是很簡略的故事編排。牠把現實的片面特徵過分膨脹化了，忘記了牠和其他現象間的聯繫。並且因為作家是用絕客觀的見地來觀察人生分析人生，沒有主觀的感情移入的緣故，於是過過了作品的全部內容，顯現在讀者面前的，只是一個冷硬的理智。而那些不被作家的同情心所溫暖的作品裏面的人物，也不能使讀者同他們在一起發生喜怒哀樂的情感。這樣的作品，最多也不過是生活的外表的類似物罷了，在那裏面，是沒有心臟的跳動的。

另外還有一種寫實主義，主張如實地觀察人生，反映

小最與大最

- ▲最大的飛行試驗風洞：美國弗基尼亞。蘭格利飛行場之風洞，風速每小時五〇〇哩。
- ▲最小的無線電機：紐約一發明家所製，發明二機合裝一箱，小盒內，盒闊三吋，長三吋，原時半，收發電波無須電波長三。五至四米，合起來不到一磅重。
- ▲最大的工廠：美國加州地，北起冰島，南達南極邊境，比喜馬拉亞山長十倍。
- ▲最小的火車頭：美國加州地，北起冰島，南達南極邊境，比喜馬拉亞山長十倍。
- ▲最大的陸上飛機：為蘇聯馬克辛。高爾基號——翼長二〇七呎，飛行重量四三噸，馬力七千匹。
- ▲最大飛船：DOX號搭客裝貨時重五。三噸，引擎十二隻，飛速一四四哩，載客一五〇人。
- ▲最大報紙：蘇聯農民報，創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每日出三三〇萬份，通訊員一五〇〇〇人，內有流動編印隊四十五個，乘車遊歷，車上有大印機隨地編發消息。

人生，把所見所聞所感知的一切人間現象，毫無差等的表現出來，特別注重人類的心理實在描寫。但其實不過是瑣碎的經驗的堆積，單純的印象的攝取。像詹姆斯·喬也斯的「攸力納斯」，把一個人在一天內的行動、思想、感心理，詳細層層縷縷的寫成一部大書，這確實是很可驚的，對於生活也可說是盡了反映的能事了，然而這樣的工作是否有意義呢？蘇聯有名的政論家拉狄克現在雖已成為反革命者，但他對於詹姆斯，却有一段話批評得很好。他說：「喬也斯所持的藝術家任務，是用顯微鏡檢視靈魂，然後用照相機給反映出來。喬也斯相信將各種各樣的運動，思想的活動，人間的活動，靠着用照相機而反映出來時，就完成了表現現實的真面，並且他以為把這組成全體時，就能呈現出大的展開圖了。我得大聲呼喚，請諸作家不要學這種現實主義。」

是的，我也要拉狄克一樣呼喚，請大家不要學這種現實主義。

我們參加生活，考察生活，從生活中得到經驗，却並不是把這些經驗摘取其中的一部分，任意分割排列，或者瑣碎地堆砌起來，就算盡了我們的任務，而是要通過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認清現象後面的本質，並注意各個孤立現象間的互相不可分的聯繫，同時還要把自己的感情移入所寫的人物裏面，使他們具有人格和個性，能引起讀者和他們一同發生喜怒哀樂的情緒。這樣寫成的作品，比較地可以說是近於藝術的完成了，然而還有一點，那就是我們不僅要生作品裏說明和認識生活，還須暗示人們去改造生活，當你獲得了現實生活的正確的認識，知道了現在，也知道了必然的將來以後，就應用你深入的感性去遠遠和鼓舞讀者的熱情，引導大家走向改造生活的光明的前途去，因為當前的問題不單是說明世界，同時也就是改造世界。

我們的青年作家們，要記住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作家不以「作家」的地位參加生活，而以「人」的地位參加生活」。



談作文(下)

趙景深

五 文章的分類

因為校註初中活葉文選，偶然讀到一篇梁啟超談作文的文章，大約是從中學以上，在又教學法上選下來的。他談記敘文是客觀的，論說文是主觀的，這話實有語病。最科學的說法凡是文章，差不多沒有不是主觀的。如果只說一個大概不去尋根問底，那末可以說，記敘又可分為記事文和敘事文，記事文是客觀的，敘事文是主觀的，論說文可分為議論文和說明文，議論文是主觀的，說明文是客觀的。換一句話說，記敘文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論說文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為什麼呢？記事有如照相或靜物寫生，但敘事便像活動電影一樣，大可抒情了；議論必需判斷，辨牠一個是非曲直，但說明是只須說明一種現象或真理，事實或學科，用不到什麼批評的，因為才有批評，說

明文也就變成論論文了。

自夏可尊文章作法書後，論作文法者大多把文章分為記、敘、論、說四類，與統編曾國藩等把文章分為十餘類者固然不同，與蕭統把文章細碎的分成好幾十類，尤不可同日而語。前人分類非側重之式，即側重內容，假少有把作文的態度或文章的因素來分類的，但四分法有時極容易引起智者的迷惑，此非不可不辨解一下。

我們讀了古文，腦中立時浮起一個印象，每每一篇古文，前而是一大段故事的敘述，後面略附幾句論說。那末，究竟這是敘事文，還是談論文呢？若說是敘事文吧，後面又有一小段談論；若說是談論文吧，前面又有一大段敘事，我說，這是敘事文，因為作者把事情敘得這樣詳細，可見目的是想以故事為主的，不過故事裏面藏有某種真理略加幾句說明罷了。反之，全篇是談論，其中偶有類似故事的舉例證明，那末這一篇就是談論文，子書中如莊子英子寓言八九都是可以當作談論文才的，因為牠們的目的是說理，故事不過是用來作為證明而已。宋元明文評註讀本中把起死和吳五百等篇歸入論說，則又不妥，因為這兩篇大部分都是在那兒說故事。此為一篇夾敘夾談的文章要辨別其為敘事文抑或談論文，只須看二者分量的分配就行了。敘事佔大部分的是敘事文，談論佔大部分的是談論文。

其次，純粹的記事文和純粹的說明文都是很少見的。敘事文中常兼有記事，談論文中常兼有說明；並且，記事

大多數在敘事之前，說明大多數在議論之前。因為，要敘一件事，必須把地點，時間等等弄清楚；要論一件事，必須把這事件說明一下，這是必然之理。如遇這種情形，記事或說明的部分太多很少，那末這只能當作序幕或前奏曲。不能算是主要的部分，壓台戲或好曲子仍在後面。所以，留帶一部分記事仍舊是敘事文，留帶一部分說明的仍舊是議論文。

六 文章與性情

昨天我手裏大學與同學們一同批閱，投考大學一年級的中學生的考卷，略有一點感想：

一、字要寫得清楚。寫字與作文看似沒有多大關係，實在也還要緊。倘若你字寫得好，看卷子的人可以省去許多辨別字形的勞力，看起來增加速度，看卷子的人非高興。我們固然不必像前清考秀才那樣，寫的字和對的差不多，但清楚是最低條件。筆書不要太潦草，不要用鉛筆寫，不要用鋼筆寫在毛邊紙上。道路平穩，筆子在上面走，可以去掉許多磨擦力；字跡清楚，自然不會提高文字的價值，但至少文字的好處不至於被閱卷者一眼滑過。我說這番話，好像有一點功利主義的打算。其實有時字跡潦草還會被閱卷者誤會以為這寫字便是你性情表現的一端；寫得字不清楚，大約是敷衍塞責，便是粗疏忽略了。自然，我們並不把字寫得潦草的人分數打少一點。就是在投考者自

已一方面來說，嚴肅的態度總應該相當保持的。

二、作成後看一遍。中學生常愛寫別字，這也容易被人誤會為性情粗疏的。實際上有好些人並不是不知道正字與別字的分別，不過寫過就算完結，不再看一遍，馬上交卷。你應該第一遍把你自已當作學生，第二遍再把你自已當作先生，看看有沒有什麼字或應該斟酌的地方。在寫第二遍時，你一定可以發現不少的錯處。

三、須要扣準題目。作文須要扣準題目，不要作到題外去，不要說些不著邊際的空話。廢話愈少說愈好。除了做抒情文是例外，做文章尤其是議論文與其遠兜遠轉地繞半天纔繞到本題，還不如單刀直入，開門見山。

七 語句須明晰

八月二十日冰心女士到了上海，我到新亞大酒店去看她，巴金和靳以也在那裏。巴金告訴冰心道，「新近出了一本英文的近代中國文學，其中印了你的「相片」。我揮嚀道：「怎麼只登相片，不登作品呢？」

「不，那篇小說的名字就叫做相片呀」。巴金向我這樣的解釋。

冰心又向我說：「燕大有一個女生沈堯把 Indiana 譯出來了。」

我誤以為她說的是英國小品文家吉辛 Clive Gissing 便說：「譯吉辛的草堂隨筆麼？」

改心應得莫名其妙起來，楞了一下方說：「我認的是蘇林的長篇小說轉心。」

我把小說名相片誤會為真的相片，小說名轉心誤會為作家的名字；這固然由於我的笨拙而不敏捷，同時也由於對方的話簡單，非加上幾個字不明瞭。由此我認到作文也是這樣，我自己雖然已經非常明白自己的話是什麼意思，但讀者未必像我自己同樣的明白，所以有時如果感到有什麼容易引起誤會的地方，最好加幾個字或一兩句說明。

昨天重讀夏丏尊等的文章作法，在第十六面上看見第三例，例云：

「從上海坐滬杭車到杭州城站，步行三四里就到。」這話至少須多讀兩次，方能明白。因為步行從什麼地方起也不會說明；步行到什麼地方去，也不會說明。我乍看以為是從上海到杭州城站只要步行三四里就到，把「到」的地方仍當作杭州城站，這固然由於我忽略了「坐滬杭車」四字，但更由於原句太簡，例應加上一下車後「和」了西湖」這幾個字，各句應該這樣寫！

「從上海坐滬杭車到杭州城站，下車後步行三四里就到了西湖。」增加了六個字，從前真來，到何處去，便都明白了。

從上面這兩個例，我們該知道有時原句須加以解釋以及不能說得太簡之故了吧！

八 忌熟套

記得從前我幼小的時候作文，一開頭便是「人生於世」，還有什麼「太守門，鷄司晨，蜂釀蜜，蠶吐絲，可以人而不如動物乎？」這一類的熟套，至今想來，猶覺好笑。

同時使我想起來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文學教師中的「死」，「富爾加河是流到裏海去的」，「馬是吃麥子和稻子的」之類。

有人說過這樣兩句：「第一個將花比作美人的人是聰明人，第二個將花比作美人的人便是大傻瓜了。」

說笑話也是一樣。別人不會聽見你或別處說過，覺得好笑。再聽第二遍，他就不覺得好笑，至少他覺得好笑的程度已經減去了不少。

從上面的四個例證，我們須知道作文不要盡人皆知的話也不要摹仿你必須自己真知灼見。你須想一想，別人看了我的文章，會發生什麼感想，他會覺得我的話說得太平常麼，他會覺得我的話也不要緊麼？

因此我們就觸到文章剪裁的問題。我們寫日記不必記些什麼「晨起用早餐」以及大小便，幾時睡覺等等極通常的部分。寫敘事文也不必拖泥帶水的將些與事件進行毫無關係的話。例如：某甲去訪某乙，途中坐什麼車，經過些什麼路；倘若途中不會發生什麼變故，也就不必把途中這些事詳述了。

(完)

借光

耶草

那天晚上在民教館大禮堂裏，幾百長官開城廂民衆代表大會，當宣佈佈了疏散令，黃老毛是聽得清清楚楚的。走在街上時，他和一個矮人字號着：

「他們天天喊打倒鬼子，可是鬼子還沒來到，倒弄起疏散來了，我們身家性命都在此地，往那兒疏？往那兒散啊？反正……」

「反正怎樣呢，黃先生！」那人問道。

「我說啊，反正這樣跑個啥呢，人總是有天良的，我不跑，決定不跑！」

大澤上獨輪車的咕咕聲響了個澈夜：縣政府的卷宗，學校的圖書儀器，箱子，行李和繡襦。常備隊是最後搬走的。這一批批的人與物的出城，黃老毛統統知道。他雖然是一夜不眠，却不慌不忙，在院子裏擺着桌子，走進來又拐過去。

「你老昏了，老昏了！」黃老毛的太太，那詩書的世家的名媛，如今是兩個個娘的母親。她兩個個個個含了淚，一邊用藤杖搗着地，一邊嚷着。

「你什麼呢！」她苦笑着對她女人說。「依着我一點都不會，你是知道的，出過一回亂子沒有！」

「我不跟你爭，你會說。」黃太太大罵着了。「這是什麼時勢，什麼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兩個個女人都成人了，要是有個三差二錯……」說着，嗚咽起來。

「當然我來負責！」

「你放屁……」

正吵着，三架飛機繞空了。黃太太邁步上了台階，走進了套屋，和兩個女兒抖擻着哭成一團。黃老毛若無其事似的仍舊在院子裏踱着。

「通通！通通！」

敵機投彈了，不是城裏，而在城外。

三架去了，又是三架。

「通通通通！」

在城外穿射着。

黃老毛定脚跟，瞪着眼睛妻女哭嚷着的套房的窗口，自名得意的嘆道：

「我說啊，你看城內可會丟炸彈來！」

接着，砲聲響開了，分不清一點。自然這砲聲也是在城外。城裏人一大半跑掉了，剩下一些看門的和大胆的人。關住了門，躲在家裏，全城無聲無息，宛若一處死城。郊外的砲響在城內起了迴聲：工廠！工廠！

敵人常玩的技倆，所謂罪孽的三部曲：轟炸砲擊。唐克衝鋒與步騎的進攻，黃老毛好像怪熟悉樣的，他用心的聽着。下午，砲聲一停，他扭進屋來了。他撕了一塊方布，把女兒的胭脂粉上水，在那布的中間塗抹着，用棍棍子繞起來；他擡腳擲手的走到前面，開了大門，鬼頭鬼腦的向四外望着，什麼人也沒有，他怪不好意思的把那面東西插在自己的門旁，很快的退回院裏來。

城內浮起一陣雜亂的槍聲，祇是片刻便沉寂下的來了。當大街上有馬蹄子行走的聲音時，黃老毛開始有點心慌了。他大步的拐到大門後邊，斜着眼打門縫裏出去，他懷疑起大門旁那塊東西的作用，走着再走着，那些騎在馬身上的或是走在馬後邊陌生的伙，從他的門前毫不介意的一批批走過。

「都死在你手裏，都死在你手裏！」

意外的，黃太太咆哮着從後院跑了來，黃老毛慌慌張張的向院裏跑來，他擺着左手，兩個眉梢接起來，成了一條線，急慌的——

「唉，唉！在門外頭了。別……」

「不管了，拚了！」

太太的話沒說完，門外有人嚷着了。

「崩崩崩崩！」

一陣急劇的敲門聲。太太自動的回到房裏去。黃老毛無可如何的拐向了大門，他忽然感到自己缺乏了支持身子的力量，四肢酸軟而無力。

「門的開開！」

「來了。」

他的聲調細微得恐怕叫者都難以聽見。但是，他畢竟將門開了，很強的笑說：

「歡迎！」

「你請都裏去！」

黃老毛宛如傳說中的鸚鵡似的，兩腳軟綿綿的跪在那四個徒手傢伙的後面。街上的東西十分零亂，凡是駐了軍隊的門面都敲着。「這一回……」他急不遑，頭腦有點糊塗，不意識的摸一摸自己的後頸。

兩小時後，他喜笑言開的拐回家來了，大門也沒門，直向後院裏跑去，黃太太——他的老伴却倒在屋裏，兩個女兒圍泣着。

「這爲什麼呢？我說過的，我負責任，我就負責任。」

「有我在這裏，怕什麼？你們看……」他打開了一個大紙包，那裏面有香煙，巧克力糖，牙膏與肥皂。「快叫你娘起來吧，不要怕，這是人家送的禮呢！我本來不想要，他硬要送過來。」

醉他的女人醒來，叫女兒煮點水給她喝了，他便匆匆的跑出去了。好容易找到了打更的張三，帶着大鑼，他們

一陣又拐到鬼子的司令部裏去，半小時後，有兩個鬼子和他們一陣，張三把樓橋街上敲着。一邊高聲吹着：

「大家不要開門閉戶，快快開門做生意，大日本皇軍是不殺好人的！」

一個女兒剛被殺死的，陞池哭得臉腫的老先生，站在門口開了腔：

「黃老毛，小心你絕子絕孫！」

他裝作沒聽見，泰然的走過去。

從此，黃老毛這名字出了名了。原先，黃家倒是這縣的望族，世世代代都是讀書的。即使他個人也還是個末試的秀才，被人稱作先生的人！就是這幾年在他入了黃門之後，每日吃齋念佛，說話作事老愛惹扭。

晚上，他帶着滿頭的汗回到家，一進門他女人便破口大罵道：

「死在外邊好了，回來幹什麼？」

「又不是去玩，因為有公事啊。」黃老毛辯解着。

「公事？你幹鬼子辦公事嗎？」

「那裏，不過這個城非我出來維持是不行的。」

黃太太不理會他，還直走開了。臉變了顏色，並且又有人聽或不聽，一直噴着。他說他近來變了運，並且又大帝還好夢給他呢。他一定要在這座城裏做點好事。他說，下午找他去的是個什糧司令，言語雖然不通，轉地却意外的豪氣。他們用兩塊黑板寫法聽着，那兩塊板端賊般的請他出來作事，暫時就維持會的會長。將來再想辦法，並且一再的作着揖說：

「你啊，一黃太太這老眼點着黃老毛的額額，「不吃虧你是不知道利害的！你越老越糊塗了。」

「你們難道人家總是這樣的固執！」他沒有生氣，和顏悅色的說，「人總是人啊，他們又不是泥做的！」

第二天一早，張三的羅又在街上響着了。像昨天一樣，他敲着。半小時左右，一些最老殘廢的人出現在街上，他們的臉臉理以的不安着。每個人的手裏全拿了一面黃老毛門上插的一樣的東西。沒精打采的走着，容

那兒都向民教館的大禮堂去。

擔任禮堂布做的是鬼子軍部裏的人，牆上的標語給撕得殘缺不齊，地倒掃得乾乾淨淨的。在台上出面的都是以前常在茶館碰頭的朋友，黃老毛規規矩矩的坐在人們的中間。

一隊武裝鬼子的圍過來，走進了禮堂，立在這些人的後邊出席的人開始不安着了，當他們想起鬼子們常玩的照像時，心裏很透了黃老毛，額角上沁出汗珠來了。然而，會剛開始，黃老毛騰轉的問一聲：

「皇軍萬歲！」

大家一起盲目的跟着喊。台上的鬼子軍官驕傲的露出了笑容，這一下太心上為數虛才算釋然。一個鬼子軍官站在台上，說着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台底下的人用一種莫名的神色望着他。最後，他重複的說了三四遍。

「有事情的可去找黃先生！」

幾天之後，街上逐漸的熱鬧起來。一些中年娘們兒放

意試探傳說虛實似的，三五成羣在街上購買東西。經過十字街口，一個持槍守衛的鬼子兵要施行檢查，搜搜腰，在一個胖大的娘們兒裙上扯一把。

那女人沒命的狂叫起來了！

「你們的佈告是放屁嗎？老娘是不在乎你的！」說着，向那個扯奶的鬼子兵撲過去，拉住了他的衣裳。「走，我們去見黃老毛，到你們司令部裏去！」

經過鄰人好一番解勸，那胖大的女人罵着走開了。她到了黃老毛的門口，急促的拉着門，叫道：

「黃先生，黃先生！好處都是你說的！」

她一屁股坐在黃老毛坐屋簷下的石階上，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訴說着：

「好處都是你說的啊，從今天叫他們弄得可不能混了，你評評理看！你得陪我到司令部去，咱去跟鬼子頭評評理，反正我是不能混了！」

黃老毛平心靜氣的勸慰着她，叫人給她端茶，搬凳子。要她不要急慌，他自有辦法。而做的女人却不平的說話了：

「你看，你看！剛才你說說鬼子兵解理呢！」

「女人家懂得什麼！」

「鬼子是你的爹嗎，讓得這麼厲害，一句都不該說嗎？」

黃老毛像沒聽見一般，熨一熨衣服，大搖大擺的走開了。一會兒工夫便轉回來，他對那做胖大的女人說：

「今天別走了，在我這兒吃啊午飯。那個胡鬧的鬼子

給打了二白，押在司令部裏，不信你去問問。」

「黃先生，黃先生！」

他客廳裏坐滿了各色各樣的人。催促着，請他去說話。這裏邊，有多派了糧食的，有驛馬被拉去沒有發還的，有被當作嫌疑遞去的老頭與小夥子，其中最大的事是扒竊問題。鬼子的要求是：把全城一一帶個的住宅打通，修成一個行道，一方面便於檢查，一方面防止游擊隊的潛匿，再則是一旦發生了巷戰易於運動兵力。

「唉，老毛！」一個流氣頗重的老年這麼喊着。

「你不應當這麼叫！」黃老毛臉紅起來。「我是替大家辦事的，你們要是那個，我又何必來維持！」

那老年忽然高聲子稱呼：

「黃先生，對你不起。……扒竊的事，我想今天非

澈底斟酌斟酌不中。」

「是的。不過，這事非到茶館裏說不清楚，一家那裏人多，大家有個商量，二茶一聚有了結果，馬上家家戶戶都可以知道。」

「就是，就是。」

茶館裏早已擠滿了人，吵鬧着，爭執着，談論扒竊的問題。黃老毛一來，大家轟的站了起來，還意思說明他們研究的什麼可以有個解決了。於是，黃老毛成了談話的中心對象。有人主張將連名給鬼子司令部上個公事，有人主張大夥兒一隊去請願，有人主張多送點禮去，有人主張再在民教館開個大會，有人主張打電報給鬼子的師團長，有人主張請黃老毛多多要求。噓聲咕嚕響了半天，一點

要領也沒待着。

「這法子都不行，連一個管使的也沒有！」黃老毛從人叢中站起，喧嘩的吵雜聲立刻靜靜下來。宛如寶佳完全在他身上一樣，那麼肯定的駁斥着人家的主張。「這件事，沒等大家細心，我已經和司令部交涉過了。那邊是蘇天以前，說說沒說的時候，我去跟他們說得很久。我說：那一家沒有妻兒老小，一離開了，七零陸八透氣的，像過大轉院，家家都不方便。還是請收回成命吧！」

「看林是不行了。」有誰插嘴。

「別急，聽我說完呀！他們舉出很多抗辯的理由，都給我一一駁掉了。後來，那個陸軍大佐堅決的說：你們不情願，我們也清楚，不過，這是軍事上的事情！一點辦法也沒有。叫我回來告訴大家，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看只有委屈點吧！」

「又他媽！」有個人說。「鬼子是專門跟咱們玩點子的！」

「不，不，不！」黃老毛說話時那樣的鄭重。「不能這樣說！這是關於軍事，軍事！」

「還已毛！」

不知是誰接了這一句，茶館裏的人慢慢少下去。黃老毛倒很能自持，他一步一移，若無其事一般回到家裏來。一進門，老婆就嚷着：

「你混的是什麼名堂呢！出一屋進一屋，我沒有那麼多烟茶。」

「一時的維持會長啊，不能算劣！」

「你會混，是倒着長的！從前人家當面背地罵你黃先生，如今哪，黃老毛是響開了！你越過越沒有出息！人家都說你給鬼子做了乾兒子，你可喊「皇軍萬歲」！你老不

要臉，不跌筋斗你是不知羞的！」

「唔，唔，你知道什麼，亂嚷個啥！」

原先，有個門戶，一到晚，大家開門閉戶睡覺，倒也相安一時，即使有亂子，大半是發生在白天，隨時隨地就解決了。這會兒一城人同一院子，營子可天天層出不窮了。祇要天一明，黃老毛家客屋裏總是擠得滿滿的，你被一陣窩，他訴一陣苦。

「怎麼不拿住惡漢啊！」黃老毛不耐煩的。

「有傢伙，誰敢搗媽窩窩嗎！」

黃老毛給他們說急的時候，總是爭辯似的：

「我家怎麼沒少一根雞毛呢？偏聽偏信你家？」

「你是維持會長哪，鬼子兵是不惹你的！」

「沒那回事！別找麻煩！」

離奇的案件越發生越多了。一家人，住往夫婦正睡待驚慌的，鬼子兵攔走了或時暗殺了那丈夫，兩個乃至四五个鬼子代盡做丈夫的義務。胆怯的婦女自殺的居多，一些體面的人家，吃了驅風扇以後什麼也不再提。而一些老頭和老婆，還是跑到黃老毛家，請求他想辦法。

「我就去說，這非殺幾個不成就！」

然而，黃老毛的奔走是徒然的。

之後，老太婆們對他一點不客氣起來：

「你給鬼子做兒子，老毛，要了東西還糟塌我們！」

他自已的女人也跟著說：

「他不吃回話是不好惹！」

「入德地人！他們會重新辦的！」

黃老毛解脫着，他企圖以那認真的自信來克服對方的懷疑。這用心顯然收了暫時的功效，他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

人都沉默下來。

這些日子，五花八門的玩意兒全出現了。一些有姑娘的人家，都為「借光」所苦惱。就是說，在鬼子兵探聽到某家有年輕的姑娘，便抬着轎子到那家，接到另外的地方去，隔上三四天或者一個星期再送回來。這叫做「借光」，「借光」的結果是增添風燭殘年的饒親的仇恨與老淚，和青年婦女

的死亡！

一個夜晚，黃老毛的耳朵被訴苦者的聲音攪得

新式飛機探測器

一將可代探照燈和音器

自從飛機運用到在戰爭上以後，不僅使各國在運用上力求改進，俾使發揮最大威力，以收較大之戰果，同時在空防上也極力研究，以避敵方空襲之損害，因之防空器材實有「一日千里」之勢，在以前，當在迷霧或黑夜時，雖然用最精密的測音機，也不能測出八哩外的爆炸聲，這難使防敵戰鬥機來不及升空截擊，高射砲火也來不及準備，甚至當於飛機到了頂上，在迷霧或黑夜中，高射砲也不能把牠找出來。

美國陸軍軍油訊營，近來發明了一種探照器，即能克服這種困難了，在防空術可云又有了新的進步，這探照器不能單單測出遠隔五十哩內的飛機，並且能夠依照牠所指定的位置，穿過厚霧或黑暗，開火射擊。

這種新式探照器，發出了高度無窮的無線電波，當這電波遇到了敵機，牠就照原路被反射回，紀錄了所經過的行程和時間，再根據射回的方向，就可算出敵機的位置。這種探照器是自動動作，管理了探照器所指示的路線，如管理有規則的商用機一樣的，一架防禦機，可直接向敵機擊去，這種特別儀器，將可代替目前的探照燈和測音器了。

時，他的心也開始有點跳動了。在院子裏邊，他背着手，慢步的踱着，他集中了腦力在聽一個談話的方式，他嘆了一口氣，又是一口，但，他立刻向前院走來，開了大門，

還向鬼子司令官那裏去。

七八個鬼子，滿頭橫，抬到黃老毛空廚來了。一陣爭吵，那兩個姑娘給拉進了轎子。黃太太高聲的喊道：

「別弄錯了，這是維持會長家的姑娘！」

「越發越胡說呢！」

「越發越胡說呢！」

「越發越胡說呢！」

黃太太扭着小腳在後面跑着，着：

「老毛啊，老毛，……」

一九四一，九，一五，於洛陽。



光明勝利了

威克家

「爸爸，我的頭有點暈。我覺得像是病了。」

剛才還是好好的。

當我走出學校大門的時候。」

（太陽缺了一點邊）

「孩子，頭暈的不是你一個人。爸爸也是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

你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爸爸，你看書本上的字也變了顏色，

樹葉的影子也變了顏色，

也像是病了。」

它很輕弱的躺在地下。

（陽光一點一點的淡）

「你病了，我病了，

世界上的人

連上一切的生物都病了，

因爲今天是「日蝕」，

黑暗要把光明吞吃，

就在這時候，

在世界上的各地方

白天變成黑夜，

天空裏亮出星星，

我們到屋裏點上燈，

燈光鬼火一樣的紅。」

（太陽剩了下半個臉）

「爸爸，你聽四下裏響響，

出了什麼響子？我怕！」

你聽，敲起鑼來了，

敲也咚咚響，

這是什麼子的事，爸爸？」

「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嗎？」

日蝕就是「天狗」吃「太陽」，

然而，光明是我們所需要的，

光明是每個人類所需要的，

沒有光明

我們便沒法看見前面的路，
沒有光明！
我們便沒有了生命，
太陽是我們的！
光明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看着
光明受難，
我們不能讓這隻天狗
奪去我們的生命！
槍聲打天狗而響的，
你的槍，
我的槍，
他的槍，
有槍的人
都要站在光明這一邊！
鑼鼓
是衝鋒號，
它鼓舞着太陽
向他吶喊人戰鬥，
鑼鼓
是爲了叫出
人類向光明的
心，
而奮勇起來的，
是爲了

對黑暗示威
而鼓噪起來的。」
(太陽像一個月芽)
「爸爸，我要把我們的小沙鍋
拿去當鑼鼓，
爸爸我不讓天狗
把太陽吃掉……」
「好，孩子，你就去吧，
生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都應該
爲光明而鬥爭！」
「爸爸天狗打敗了，
太陽全出來了，
小孩子們
都拍着手叫，
大人們
也拍着手叫，
大家都歡迎太陽
太陽戰勝了。」
「是的，孩子，
黑暗再濃重，
也只是時，
光照却是永久的照耀。」
(太陽用嚴肅的臉向着人間)

三十年九月廿八日



情友

黎

十月中我隨着我們的刺團，從大別山中出發到外邊，幾個縣裏工作時，從出發的一天起，一路上我的心常感到沉甸甸的，因為我不時的憶起兩個死者，我們這一次工役必經的路線，恰恰經過這兩個死者幾年前的死的地方和埋葬的地方，而他們是我在抗戰中所損失的兩個老友。

抗戰中，舊日的友人，都分散開了，有的連消息也不知道，現在還跟我在一起的，和知道消息的舊友，幸而都還活着，祇是死了軸實和鍾根。在全民族的血的戰鬥的長的日子裏，千千萬萬的人都死了，而我的舊友中，祇死了兩個，這當然並算不了甚麼，但是也許正因為就死了這兩個吧，所以他們的死，在我心上留下了一重的悲哀。

軸實和鍾根是在「七七」之後，從北平流亡出來的，當「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軸實與風斯正在香山，後來一同從平漢路出發。鍾根是從北平到了天津，又從滬海路回到山東的。不久他們都在徐州碰到了一起，我是在「七七」前幾天離開北平，半年多之後，我同他們在安徽碰到了一起，我們在一起工作着。那時候軸實已病得很重。當我第一天看到他時，他那虛弱瘦黃的樣子，便使我擔心着。不過鍾根那時候却仍和鐵牛一樣的結實。誰知道我和他們重在一起不到一個月，軸實竟真死了，而我怎麼也想不到，又剛過了一個月，鍾根也會相繼而死去。

大概是二十四年的春天，我和風斯仲青等在一起的時候，有一天風斯

讀着一個朋友的來信，當時還是喜歡寫抒情詩的他，忽然落起淚來，我和仲青都詫異的問他甚麼事，他說一個朋友在上海過了幾年苦難的生活後，回到四川老家去，在家裏還是過着苦楚的日子，又想出來，但是怕出來沒有辦法。風斯把信給我們看，那便是軸實寫給他的。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軸實，但是我在他和他們的幾個青年朋友所辦的小刊物「道」和「一葉」上，讀到他的詩和散文，並且曾聽風斯談起過他。知道他是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

大概是在十七八年的時候，風斯曾約我到南方一個藝術學校去做美術學生，而我因為正在生病沒有去，風斯去了，在那裏他認識了一羣非常優秀的美術學生，軸實便是其中之一。後來過了五六年，我和風斯到了北平，在一個美術學校裏，竟和那一羣優秀的美術學生中的三四個到了一起。在二十五年的冬天，我們迎接着一個從南方來的朋友，一個瘦黃的，說話有些口吃的人，他便是軸實。

從這時候起我才開始認識了軸實

。他是一個誠實寡言的人，雖然他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學文學和美術的人，但是同時他又是一個理智相當堅強的人。

他的生活態度極為嚴謹。他在學校裏教着西洋美術史。自己很用功的學着別的東西，和寫着詩和散文，有時還寫畫他丟下了好幾年的圖案畫。他常把他的詩和散文稿，拿給我，他的作品雖然覺得缺乏魄力，但是却都是深靜的，表露着真摯的感情的。他永遠是嚴謹的人，但是學生們對他都很好。

他講課的時候，態度非常親切，所講的東西也很實在，聽便是一課很敬愛他的學生。

二十五年的冬天和二十六年的春天的北平古風裏，正是使人人都預感到了暴風雨就要來到的時候。一些青年人的熱血都早在沸騰着，等候這個非常時候的來到，胸實熱誠默着，並且好像悶着，他會自己寫着自己是一匹疲憊的馬。——真的，生活已經熬得他病弱得那便樣子。

夏天來了，學校放了假，他和風斯幾個一同到香山去消暑，我回了家。

。這時候暴風雨終於來了，盧溝橋上的一把烽火燃起來了。

在我們的軍隊撤退時，風斯和軸實幾個人也跟着軍隊離開了古城。後來他們流亡到了徐州，找到了他們的工作。

抗戰使一匹疲憊的馬，恢復了精力，並且憤怒的嘶鳴了。他和風斯編着宣傳刊物。並且帶着青年們下鄉做籌備宣傳。鈍根這時候也和他們逃到了一起，跟着他們工作。

後來他們來到了安徽，半年多之後，我們曉到了一起做着宣傳工作。他在團體中，是一個最有力的領導者，全體工作同伴都很尊敬他，把他看成先生。他雖然已經病了很久，但是他還不肯完全休息，他仍然負責着同伴們的學習。並且他在編着戰時小學國語課本，預備出版。

他所害的是肺病，在徐州的整個冬天裏，他身上都沒有棉衣只穿着一件夾大衣，而他又不顧命的晝夜工作着。這樣他有着肺病底子的羸弱身體，如箭能支持得長久，在他們從徐州出來到達正陽關的時候，他已經病了

咳嗽得很厲害，而在一個雪夜裏，他仍和同伴們一起，從船上自己扛下行李，走了幾里路。這樣他就又受了風寒。但他仍然不肯休息，而晝夜趕寫着詳細的工作報告。

後來他的病愈來愈嚴重，大家很想把他送到後方去休養，但是他自己執意不肯，甚至憤怒起來。他說在這樣的民族存亡的關頭，他一個人的生命並不算甚麼，他雖然死，也得死在前方工作中。風斯當時因為他這樣的執拗，很為難，曾要我勸他，但我勸的結果也無效，他對我說，要是把他送到後方，便是要他早死。直到他病倒在床上，他才允許他送到六安。

他病倒在工作中，始終是他到學生，他跟這位敬愛的先生到六安去侍候他。他病。誰知道幾天之後，我們接到六安的一個電話，說是軸實死了，當時還請是我們團體的負責者孟超兄去接的，當他眼裏擠着淚報告我們這個消息時，我們大家都沉默下來。

風斯孟超和我，一同趕到六安去，我們到了他死的地方六壽公園的時候，他已經入了殮，第二天我們和在

六安的幾個朋友便把他遷在公園裏。當下墓的時候，我們却不見了錢根，後來發現他一個人躲在遠遠的地方在痛哭着。錢根跟我們說，他臨死的時候，最後的一句話是：「錢根，我不能教你外國語了。」錢根老想着他這一句臨死的話，因而更加傷心着。埋葬了寶軸之後，我們給他立了一通石碑。

寶軸遺下詩草一卷，後來我們交給了在棧方正辦的詩刊的鮑實生前的一個最好的朋友。

死者已經死了！我們的工作同伴們，都感覺到失了一個良師，大家都帶着悲哀的感情繼續工作着，但是誰竟知道在一個月零二天以後，我們的飲牛一樣結實的同伴錢根，竟跟着他的先生也死了。

大概是與鮑實到北平的時候相差不遠，錢根也到了北平進了我們的學校，他和我都是小同鄉，但從前並不認識，是一便和我很要好的金枝天才最高的小同學把他介紹給我的。那個小同學是東北人，原來他們曾在東北的一個美專裏同過學。

錢根的勇敢比我少一歲，在學校裏算是年齡相當大的同學，他人長的結實矮胖而黑黑，脾氣有些暴躁，但是心地極良善極誠實。在學習上，他非常虛心，他和我住在一個公寓裏，把我當做老大哥。常要我跟他講一些文學常識和術藝理論。

他曾在東北呆好幾年，大概他曾經和東北的義勇軍發生過關係。曾幹過一些冒險的事情。在學校裏時，我沒有詳細的問過他這些情形，後來在一起工作時，他曾對我說過，要把他的歷史詳細的告訴我，但是也因為在一起沒有幾天，便分開了兩處工作，所以直到他死，我還沒有詳細的知道他在東北所做的事情。我祇是知道他是幾年來都在爲着民族盡力的，一個青年罷了。

他的樣子有些像他的名字，看上去似乎是不應該是學藝術的，但是他在學校裏進步的很快，他畫着獨有風格的風景油畫，我們從他的風格上看出他竟具有相當的藝術天才。

在繪畫之外，他還很喜歡演劇，我把他介紹給了一個幹戲的朋友，那

朋友不久便把他看做了一個很痛痛的學生。

「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他留正北平城裡，我聽說他會跟一些熱血的青年努力的幹了一些愛國工作。後來在敵人進城的時候，他才逃了出來。

他在我們的藝術宣傳團體中，是一個最負責任的。雖然他的脾氣有些暴躁，不免有時和人爭吵，但是大家都原諒他。在表面上他是一個相當粗魯的人，但是他在還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團體中許多瑣碎的事情，都常常交給他去做，他辦事情對人都是一樣的忠實。鮑實有一次跟我說：「錢根是一個黑風，以後大家總要帶着他。」不想他就真給鮑實自己帶去了。

當我們的團體，跟着軍事形勢的變化，進到大別山裏面的時候，我們是分前後兩批走的，我走在前一批，錢根跟着風斯走在後一批，當我們到後幾天他們才來到的那天，一個打前站的同伴先到了，便報告給我們一個意外的錢根淹死在流波穩蘇口河裏的

不幸的消息。

天黑後，我在公路上迎接到風斯他們時，風斯淚然問我：「你知道嗎？鍾根死了！」我也淚然的答道：「知道了。」此外我們再沒說別的。

原來當過蘇口河的時候，河水很大，沒有船隻，性子暴燥的鍾根竟跳下河去，想泅到對岸。當時和他同行的幾個人要阻止他已不及，不想浪水的工夫並不高明，竟被一個激浪快將泅到對岸的時候，竟被一個激浪打下去，鍾情的波浪竟把他捲走。

兩個同伴留在蘇口，一連沿河尋找了兩天，竟沒有找到死者的屍首。

死者死了！一個結實的人，竟這樣的死了！一個有用的青年竟在偉大的時代裏死得這樣不值得！

時尤過得這樣快。我們離開了大別山幾年，又回到了大別山。我竟想起了兩個死者，竟想去看看鍾根死的地方，和鍾實的墓地。

這次出發工作，竟正好經過六安和蘇口。

到六安第二天傍晚，我便到克蘇的公園裏去有他實的地點。在深溪

的荒草叢中，終於尋到了長滿荒草的

小土堆，土堆前而立着我所寫的一塊石碑，在這三年半的日子裏，我們的詩人，戰士，寂寞而靜的躺在這荒塚裏，顯然是沒有想死者，這荒蕪淒涼的墓園，也許偶而會有一二個閒散的游手，但誰能又會留意到在深溪的荒草叢中，長眠着一個詩人，戰士呢

我記起這起兒我讀過的一句話：「荒草冷月伴詩魂」來，如今放散「荒草冷月伴詩魂」更得些些吧。

這裏我想起鍾實生前的戀愛故事，他死時不是三十二歲便是三十三歲，但是他生平祇有一樁可憐的戀史，此外他再沒有接近過女人，這似乎

是於做詩人藝術家約他，不相合的，但是這正看出了他的生活態度多末嚴謹。詩人在藝術學校裏的時候，原

是一個最優秀的學生，後來因故未畢業便離開了，在他已經離開學校到上海的時候，一個頂美麗而性情很乖僻的女同學，竟給了他一「情意纏綿的

信，此後他們互通了半年多信，後來時方到了上海，寫信要詩人去看她，而詩人去了一趟之後，她便走了，從

此就決絕了關係，鍾實自己沒有明白

別人說過他們這般奇異的決絕了的原因，而大家却猜想這是鍾實當時那副憔悴淒涼的模樣嚇跑了那位美麗的小姐。詩人平生情願更祇有如此可憐的一點而已。詩人生前的可憐與死後的淒涼，是如此的相輝映着的。

過了幾天之後的一個傍晚，我和知遠，同往鍾實的墓地，把墳上的荒草鋤去，重添新土，風斯玉林知遠和我四人，湊了一點錢交給看墳人，要他照顧着長眠於異鄉的詩人的墳地。

當我們返回大別山，經過蘇口的時候，我聽着那水流聲將乾澀的悠長的河，不知是恨還是悲，我仍望不見那水中的悲魂何在。我祇有默默的期望高空和流水而憑弔！

我回來之後，仍老不時的想起兩個死者，就覺得心上仍然沉甸甸的，

我總知道在這戰們的大時代裏，千萬萬死者中的兩個死者，並算不得甚麼，但我却無法把這沉甸甸的心情減輕一點，我祇有把對他們的思念寫出來，也許可以使我的心上稍覺輕鬆！



淮河的故事(續)

（續）

（續）

月亮出來了，大地好像蒙上一層淡白色的輕紗。

禿牆坐在院子裏的梨樹底下，神往的望着滿天的星光，心緒紛亂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亂想不出一個道理來，老是被白天所經歷的事情纏惑着；周老師會跟鬼子打交道，又會做紅樓會裏不傳六耳的國民公約，周老師會跟王木匠這樣親熱？這都是他料想不到想也不想不進進退退的事體。打算問參參一下，可是誰又知道參參老嗆時候回來呢？

因為跟小燕子下了半天釣勾，早就疲乏了，渴想着睡覺，可是老是睡不着。於是煩燥的拉一條像兼席，沒精打采的放在地下，渾身脫得精光的，一倒頭躺了下去。娘還在灶屋裏忙着燒飯，妹妹呼呼的喘着，他看見湖灶中的火苗，帶着黑煙，在陰暗的夜色裏，二閃一閃的竄了出來。娘罵他：『小禿子你個小雞種睡了嗎？小懶鬼，小心你爹回來用篾子抽你呀！』

但他並不回答，故意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吼着睡熟的鼾聲。娘不罵了；火苗也慢慢的熄滅下去，他像眼從燈籠裏，看着天上的月亮，從稀稀的暗影裏，透出來一團半圓形的明月，月亮邊一個微黑的影子，他想起從前母親在世時，跟他講過這樣的故事：月亮邊有月亮宮，黑影子是月宮門口的松栊，樹底下坐着嫦娥小姐的乳娘王媽媽，嫦娥小姐想墜下凡了，玉兔坐在門口石臼上等着她，并且在石臼裏舂製神藥，救治下界人民的瘟疫，因為這個緣故，那黑影子的越很，越長就越大，黑影子靜靜的不動，下界就太平安，想到這裏，他注意的向月亮邊望着，黑影子好像顫抖抖跳了幾下，他幼稚的心靈裏莫明其妙的起了一個很滑稽的暗示：

續、十三、上。

「月姐姐就是周老師，因為鬼子殺人，他是下凡來救濟人民的。他的王媽媽怪不得他的這樣很啊！」

禿磨在童話的故事裏，想得很遠，很有趣味！他把從前祖母所講的故事，都接連不斷的翻了起來。天上惡虎星下界就是殺人喝血的魔王，織女星就是漂亮的女人，牛郎星是頑皮的放牛孩子，身上是很黑很黑，大概是醜得跟自己的淋織頭一樣，後來因為織女星嫁給他了，有吃有喝又成了神仙，周老師很像織女星哩，惡虎星不正是鬼子嗎？在紅纓槍上說得很明白的：

——拿起紅纓槍，

——去幹那小東洋，

——小東洋！小東洋，

——他是橫行霸道的惡魔王，

禿磨興奮得從破蓆上忽地跳起來，嘴裏咕嚕着：

「拿起紅纓槍，去幹那小東洋！幹那東洋小舅子。」

娘罵他：

「小尿養的，發癡狂嗎，還打夢拳嗎，小心你屁股上的條花啊。」經過一罵，禿磨才算糊糊塗塗的幻想中清醒過來，揉開他朦朧的眼睛，娘坐在堂屋門限上，樓裏翻着正在蒸騰的小妹妹，手裏刺着新擱下來的豌豆，矮矮的院子裏，塵土一層黃昏的薄霧，從雞架式的大門上面，落下一片沉重的黑影，矮矮旁邊的王瓜秧裏，蝗虫咬咬的交鳴，水牛在泥河岸邊哞哞的叫，憂鬱的沉悶的聲調，從昏暗的夜色裏，傳達這破敗的院落來。

「娘！吃晚飯嗎？」

「小雜種，祇知道吃，你爹回來了，傍晚又出去啦，他吩咐等他回來吃晚飯。」

「我爹這回又挑桃子來沒有？」

「他是從城裏來的，他說有事情，來兩天了，今天才來家，那會挑東西來哩！」

「我爹是來接咱們吧！他上次不是說娘病好了，就接咱們到大山南裏去住嗎？娘，你的病不是早好了嗎？」

「小孩子不要多說嘴，快去睡吧！等吃飯的時候再喊你。」

娘沒理由的打斷了他的問話，禿磨正想追問時，小妹哇哇的哭了起來，她站起來抱着，抄着，嘴裏咕嚕咕嚕的哼着催眠的小調子，走進屋裏去了。

禿磨孤獨的在遺樹旁邊站了一下，心裏亂糟糟的焦燥着，不可抵抗的睡魔襲擊着他，於是模糊的又倒在破蓆上睡去。

火焙般的星光，在天空閃爍，月亮漸漸微弱下去，北關裏邊塵聲靜息了，深夜的霧氣，已瀰漫在泥河邊，樹林子的梢頭，織女星在樹林後面的蔚藍的天際，像一個籠裝的新娘子，花枝招展的站在天河的旁邊，一閃一閃的笑着眼睛。

在剛剛睡熟的時候，禿磨又被一陣激烈的狗吠聲驚醒，破舊的大門，咯吱的響了，他聽見影的聲音：

「請快點進來呀！我還把門關住。」

禿磨睜開惺忪的眼睛看時，好幾條黑影子直向他堂屋裏走去，娘小聲的問道：

「先吃晚飯吧！把小禿子喊起來。」

「沒眼色的，這時能有工夫吃飯嗎。人家是來開會的，也等到你吃過飯再開嗎。」

「飯早還在鍋裏收，不吃就等一下就收啦！」

「小禿子，不要喊他起來。這多嘴的小雜種。」

爹走進屋裏去了，娘輕輕的喊禿禿磨磨，他故意的翻了一個身，伸伸腿，又打起吼吼的聲音，裝做睡熟了。

屋裏一陣聽不清楚的唱語，忽然一個像是很熟的一個女子的笑聲：

「我看還是到外邊談吧，在屋裏點着燈怕招眼，不點燈，這看不見面孔說話，實在怪不慣的。」

屋裏邊的人一個一個的出來了。禿禿故意翻了個身，頭扭在棗樹的陰影子裏，偷偷的把來人數了一下，連爹在內，一共是六個，每個都是他認識的。坐在堂屋門限上，抽着旱煙的，是王石頭的爹王木匠。坐在草團上的是紅槍會裏馬師傅，坐在三脚小木板上的，是小黑子的爹朱大炮，最使他驚異的是坐在門板上的兩個，一個的確是周老師，一個是王撫新的小伙子，禿禿聽說不知他的名字，但是面孔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城隍廟戲台上唱過戲，還在四頂山香火會上玩着魔術，他和周老師穿着一樣的很好的軍裝，因為天黑的原故，什麼顏色，却弄不清楚了。

爹說的話很多，大概的意思，是敘述着大山西南裏游擊隊的情形，隊伍雖說祇有兩團，但連老百姓的槍支在內，可以中用的有五千多條槍，最後他聲音提高了：

「正陽關駐有國軍一七一師的一個團，我們游擊隊從流水山一直駐到老廟集，壽州城裏的鬼子，不過三十名，天乙閣上的大砲，是龜做的，警察局長蔡祝三那小舅子，不過有八十條土槍。祇有保衛團宋錫九的一百多人，戰鬥力強一點，可是他的部下，大部份是咱們紅會裏的朋友，真幹起來，那些老朋友，不會跟咱們打真仗的。」

話還沒說完朱大炮就慌忙的接上腔：

「保衛團裏邊的會友，決不會跟咱們打仗，我知道清楚，宋錫九那小舅子喝兵血，抽老海，當兵的恨死他，都準備一有變動，就給他衛生丸子吃，還有……」

朱大炮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接着又：

「還有碼頭上的脚夫們，這幾百個窮朋友包在我大炮身上，他奶奶，俺們恨哈豐洋行很死啦！咱們的苦力錢每天要繳給那老板一半，那個叫杉本的洋舅子。」

「幹起來是容易的，可是守着困難，去年在田家庵，會裏朋友揭淮南車站都奪回來了，可是守不到一夜又弄掉了。」

馬師傅很斯文的說聲音小的像他唸咒語的聲音一樣。

「就是能估摸一夜也好呵！把小舅子殺個乾淨，洩恨報仇，把小舅子們的商店拾他個一空，隊伍也有餉了，會裏也發財了，也叫小舅子們知道老子們的利害，王大哥不是嗎？會裏情形，不弄錢撐腰，也會散台的。」

朱大炮說着看着王木匠，王木匠滿滿的噴出來一口濃煙，旱煙袋頭對地上磕了一下，冒出碎花般的火星。

「幹一下是應該的，老是這樣下去連咱們自己也會認

勁的，咱們聯紅槍會，傳國民公約，在一些浪人漢奸流氓們跟前獻殷勤，爲的是什麼，要不是爲的幹一傢伙，把鬼子趕出去，把縣城奪回來。出出氣，老實講，咱們這半年賣的力氣，都是白費，再這樣不死不活的下去，我王木匠也要走了，手藝人到那裏不是過生活。

「真真說帶些憤慨，但聲音還是非常的沉靜，朱大炮却像老公雞般的怒吼着：

「幹啊！不幹我是個虎頭小舅子，劣種才不幹的，老子們不是劣種」。

王木匠與奪得流出眼淚，站起來拍着朱大炮的肩膀：「好傢伙，到底是朱洪武的後代，流水山上的風水，地氣還沒有盡呵！老子英雄兒好漢，高脚鷄到底不會生出矮腳雞來的」。

一種不可抑制的情緒和熱情，交流在每個人的心坎，講話的聲音放高起來，空氣也驟然緊張了。

月亮忽然突破了黑暗的黑塊，從西天邊斜射過來，每個人的輪廓都顯清楚了，朱大炮像牛一樣的喘着氣。王木匠把旱煙袋在石門枕上敲着，馬師傅還是那麼小聲的說着他的意見：

「幹當然要幹的，不幹咱們這半年做什麼，不過總得跟軍隊配合，要是咱們獨自個亂幹起來。要把事情鬧壞的」。

「軍隊是容易啊！我剛才不說過嗎？正陽關駐的有一七一師一個團，從流水山到老廟集駐有幾千游擊隊，他們比咱們急的還很，誰都想早些下手」。

聽着這一段激烈談話，馬師傅祇用點頭代替了回答，又小聲的對周老師說：

「鬼子的兵不知道實在是任多少，每天走走陣來一陣的換防，咱們總得把敵人的戰鬥力弄個清楚。」

周老師對幹軍撫班的那個小伙子一指：「這傢伙回來查查士英同志調查得清楚，他跟壽鳳警備司令柱松有來往。」

那個叫做查士英的向前探探身子：

「壽鳳警備司令部指揮的隊伍，數目是很多的，宋鎮九蔡祝三兩個手下的嘍囉，都歸他指揮，算是真正嫡子嫡孫，只有一百廿名，風台城裏駐三十名，長淮康士公安局裏駐六名，這壽州城裏也是三十名，每天換防，每天用汽車裝來裝去，都是故意放煙幕彈，使外邊人弄不清底細。」

遠遠的響着一陣馬蹄子的聲音，談話忽然斷了。馬師傅站起來，走到濃樹底下：

「恐怕是查夜的，咱們應該躲避一下。」

馬蹄聲慢慢遠去，接着起來的是人們的說話聲，在深夜的靜寂裏，像被梆子一樣，很爽朗的傳到這矮矮的院裏。

「進了城，還可以到佐藤洋行裏抽幾口煙。」

「昇平閣今天唱四四五花調，看潘金蓮那般浪勁兒。」

「我要到共榮舞台，去推他兩圈牌九，昨天一高輸幾五百元，日他姐的，拿個門地八，還賭一兩，你看倒霉不倒霉。」

「咱們快一點查一遍好交差，他媽的這北關集頂雜毛」。

談話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從矮牆外的槐樹梢上，映出燈籠的光亮，禿磨從破牆上爬起來。他看見爹從腰裏掏出一件發光的東西：

大家就到屋裏避一下。真是來了老子幹他一傢伙。人們的影子消失在烏黑的屋洞裏，爹對秀磨命令着：「到門外邊那大廁所裏藏起來。要是燈籠轉到這院的小路，你就從廁所旁邊溜到深草裏，鑽進那竹園裏去，我不喊你，不准回來，聽着嗎？小心你的狗腿。」

禿磨無可奈何的溜出大門，到城裏去那條街道的燈籠，放出一個很大的黃暈圈，慢慢搖晃到順河街口，光線慢慢的縮短，慢慢的微弱了。

一陣淒涼的狗吠聲，從順河街那邊傳來。禿磨看着那快要消逝的燈影，料定這查夜的已經走去，他回轉身來，想走進院裏去，可是大門緊閉着，他小心的擠了兩下，裏邊沒有動靜，他想起剛才爹囑咐他的話，不敢再擠了，因為爹的脾氣，他是知道的，如果違背了他的意思，他會像打牛犢子一樣，用桑條抽他的皮膚。

禿磨傷心的坐在大門限上，背倚着門板，兩眼貼在門縫裏，向院裏張望一下。棗樹底下，坐着幾個黑影子。每一個人的面孔，他看不見了，像蚊子一樣的嗡嗡。講些什麼話，連一句也聽不清楚，他熱心的把耳朵貼在門縫上，想把他剛才在院子裏聽的那傳奇般的故事，繼續下去，聽了好半天，祇聽到爹忽然放大大聲子：

「好，就這樣辦，我今天夜裏轉回去，端陽節大家回到城裏吃粽子，吃狀元樓的饅頭。」

接着又是一陣囁語，禿磨不耐煩再聽下去了，他走到門外邊的空場上，想找一乾淨的地面睡一覺，月亮在集市外面昏黃的樹梢上掛着，城裏邊天主堂的鐘聲響了，透明的天空上，游走着雪白的像羊羔子一般的雲彩。停泊在河水面的漁船，在撒着漁網，響着嘩啦啦的水聲，漁人們的說笑聲，在這深夜的煙霧朦朧的寂靜中間，每一種聲音，都顯得格外爽朗而嚴肅，從長滿着豐草的城壕裏，散發着溼精了的麥糠的氣味。

禿磨躺在地上，臉向着天，聽着水蛙咯咯的叫聲，漸漸入睡了，正在睡得酣熟的時候，就被爹的聲音響醒：

「小禿子，快起來，回家照去。」

禿磨揉開的眼睛，看見爹站在他的旁邊，娘抱着小妹妹，在爹的背後站着。他慌忙的站起來，娘吵他：

「小小子，這地下能睡嗎？有虫子的時候，你爹走啦，咱們送送你。」

爹生氣的樣子：

「混蛋，你跟孩子胡說什麼，我不走，你們滾回家睡去，我到街上就轉回來。」

爹說着連頭也不回的走去了。小妹妹發噁的哭起來，娘一聲不響的拍着她，半天才嗚咽的說：

「禿子，回家吧！」

禿磨莫明其妙的傷心起來，走到院裏棗樹底下的時候，他對娘安慰的說：

「娘，我聽見啦，在端陽節，爹一定會回來的。」

未完



偉大的歷史人物

中山先生

侍桁譯

(本文譯自改造社出版的「大陸」雜誌本年六月號，作者係曾經參與中國革命的日本「黑龍會」的首腦頭山滿。其所記述當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有若干部份不失為中國革命史料，茲節譯之，以供中國革命史研究者之參考。——譯者。)

(一) 總理的亡命

創造新中國的革命運動之元勳，大家都知道是孫逸仙先生。

孫文字逸仙，別號中山，生於廣東香山縣農民之家。幼年隨其兄赴夏威夷，即在當地學校讀書，自然受到美國式的政治思想的感染，以致終生信奉民主共和論，其後，返鄉廣東，以醫生為業，但頗仰慕太平天國之洪秀全，認為與其醫治人命，不如謀其治國的責任。光緒十八年，斷然廢棄醫學，秘密結合同志十八名，組織起興中會的團體，以廣東省城與香港為中心，開始宣傳革命主義，並與富

時在廣東頗有勢力的「三合會」與「哥老會」互連氣脈。

「三合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原名「天地會」，一名「三點會」，主以中國南部與南洋為活動之中心。其支派頗多，尤以在安南與泰國之僑民間，具有非常的勢力。例如，曾經傳說，有名安世者，為法國官憲所捕，其頸骨斷，而仍然掙扎逃走，此可證明當時「安南天地會」之勢力。

「哥老會」的興起，是在乾隆年間，其勢力之激發的膨脹，是在太平天國戰亂之後。最初該會在湖南與長江一帶，頗有勢力，逐漸伸張到廣東、廣西、四川、雲南各省，終於其會員遍佈於中國全部。

明治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宗像政，中津兆氏以及其他等日人，曾經渡華，欲與「哥老會」相提攜，但因意見不和，無所成就。有了這些日本浪人的關係，在光緒二十五年，中山先生之「興中會」一度與「三合會」，「哥老會」相提攜，更名「興漢會」，以中山先生為領袖，展開

了巨大的運動。

在這以前，中山先生，因為在廣東第一次運動的失敗，避離英國，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五年），曾經日本，曾在橫濱留過一些時候。

中山先生與日本人之交，是從這時候起，而中國革命得到日本志士的援助，而有大规模之開展，也便從此時為開端。

當時我們想使孫先生和同時在日本的中國志士康有為，互相合力，以圖促進中國的革命運動，但康那方面，無論如何也不肯。

於是，託別為神田伯爵為中間人。伯爵確有為氏到自己的住宅中，以筆談勸說，但康仍然不肯答應。

清朝政府，重金懸賞，要取孫先生的首級，因此回到中國是危險的，若停留於日本，也必要起一個日本的名字。來到東京之後，住居在日比谷區一家名對鶴館的旅舍裏，孫先生在旅館簿子上寫了「中山樵」的姓名。

所以起了這個名字的原因，是因為不走到旅館之前，要通過中山侯爵邸宅，在那大門前，有一方很大的姓名的牌子，映進行人的眼裏。

從此，孫先生便即以中山為別號了。

孫先生在日本的生活費，是由平岡浩太郎經常供給。

光緒二十七年，清朝起了義和團的叛亂，孫先生認為時機不可失，毅然返國，在廣東省惠州，企圖再舉，然亦終歸失敗。可是與此呼應而起者很多，其中即如唐才常，曾曾經企圖謀害湖廣總督張之洞，因此有多數的同志，犧牲了寶貴的生命。

(一) 中華民國之興起

孫先生再度亡命海外，遊歷各地，明治三十八年（光緒三十一年）底，又從美國來到日本。

當時正當日本戰敗帝俄，中國青年渡日留學日漸增加。黃興便是其中的一個，他雖是宏文學院的學生，在學生間早就鼓吹革命主義，而在留學生羣中，自居牛耳，擔任各方聯絡。

這時，宋永毅曠月，應黃興之請，同居於神樂坂附近。黃之寓所裏，與張繼、宋教仁等人共餐，儼然形成中國革命的參謀本部的樣子。

孫先生此次來日，正在這個時候。後來被稱為中國革命之兩大人物，當時並不相識，最初為他們介紹的人，是滔天宮崎處藏。

當年滔天正裝梳中野雲右衛門的弟子，和中國的革命志士頗有往來。有一天，孫先生到宮崎的寓所來訪了。

「在留學生之間沒有有志的青年嗎？」

「有一個名叫黃興的，」滔天回答。

「那麼，趕快去看他吧。」

於是兩人一同走到神樂坂的黃之寓所去，滔天首先打開格子門問道：

「有客人來了。」

黃興走出來，他曾經看見過孫先生的照片的，當時非

第二期

學生界

常驚訝。

「啊，啊！你看手勢，要孫先生到門外去。」

「可這時水未走出來。」

「啊，孫先生。」

這樣講着，拍着黃興的肩膀，使他不要響。暫時孫先生和趙天作立在門外，其次黃興、張謇、宋教仁、朱永一起走出來，到附近中法藥房藥園，吃飲寒暄，便談起革命。宮崎與朱永都不懂得中國話，不曉得他們究竟談些什麼，在三小時的談話之後，舉杯祝禱革命的前途，從此結束革命主義者的大團結。

暫時告一段落，又在幾天之後，在飯田町的富士見樓，召開了「孫文先生大歡迎會」，參加會的人一千以上，出人意外的熱鬧，後來的人，因為無法擠入，滿佈在道路

上。對於這種盛況，發起人不用說，孫先生自己也非常高興，藉此從每一省裏選出了幾名委員。更在幾天之後，在內閣良平的家裏，舉行了中國同盟會組織準備會。各省代表出席的人數，超乎預定的以上，甚至那場子內因家裏的

地板。從此發展下去，正式會的成立為勢所必然了，而正式

成立會，就要受到警察的監視。

當時日本政府，為遵守對清朝約信義，嚴密地取締革命黨，尤以孫先生到日之後，中國公使館對其動靜特別地注意。物色會場，費了很多的苦心，最後決定在赤坂靈雨坂附近坂本金彌的別莊裏。這是由坂本的朋友巧妙地借

來的，並未通知坂本主人到底開的是什麼會。

當時的主張是：「驅除韃靼，回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而就從這種主張中，定下了「中華民國」的

名稱。在當日決定的黨綱有六條：一、顛覆目前的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府。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四、赤地國有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六、對世界列強要求援助中國革命新事業。

就在這次會中，孫先生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他的「三民主義」。

中國同盟會最後成立了，推舉孫先生為總裁，黃興為

實行部長，宋教仁與張繼為幹事，擔任各地的連絡工作。本都設在東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同志較多的地方，各設支部，中國革命主義者之大團結終於實現了。

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發行「民報」為其機關雜誌。

(三) 第一次渡華

我與犬養毅、古島一雄、內田良平、宮崎滔天、小川平吉以及其他諸人，組織友誼會，以為薩邦志士的後援會。十月間，當孫先生到東京舉起第一次革命的烽火之前，宮崎與朱永等人便到上海去。及至革命軍起之時，尾隨

行昌到漢口，平山周到北平，伊東知也到武昌。擔任與對方的聯絡。當時在中國動亂起時的我國浪人雖很多，但却發生了如下的弊病。

對於頭山與犬養等人的大格，的確無可厚非了。因此

他們部下的態度非常認真，但是在多數者之中，由於火打無而自肥的人，却也不少……

這種拙劣十分恰當，爲了這些惡漢們，革命的志士們非常煩惱，而真實的日本志士也難免有玉石混濁之弊。這對於我國也非常不利。於是爲了防止這種弊端的滋生，三浦親州等天德惠大養和我親自到中國去。

「好！去吶！」我馬上答應了。

十一月，首先大養就出發了。在我之前，寺尾等人都去了。及至到我隨行的時候，因為要隨行的人太多，旅費就是一個麻煩。爲了這事，很費了一番週折。十月二十三日才得出發。

這次的旅行因爲是第一次的外國旅行，所以頗感興趣。從長崎登上北野丸，及至輪船駛進揚子江的時候，我曾說：

「真是好寬的河呀！一定產生很大的魚吧！」

我當時的意思，也就是一「深山大澤生龍蛇」的意思。即是及至同行的小川遶平，寫通信給國內的新聞時，這位記者先生，並未理解我的真意，在這句話之後，來了一個蛇足……

「捕來吃了味道很美吧！」

我聽見了這段記事，不免對同行的人歎息着說：「下司終歸是下司啊！」

到了上海投宿在豐陽館，聽先來的寺尾說，豐陽館的主人聽說我來，非常恐懼。因爲他覺得，壯士阿老祖宗一來住宿，恐怕定要吃開了門吧。這時寺尾對那主人說：

「你們一聽到頭山滿，也許覺得一定會使你們受牽連。可是實際上再沒有比頭山滿那樣對金錢更熱衷的了。」

經過這樣解釋之後，纔能得到住宿。

然而我到了上海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祇是開住。偶而接待一些來訪的豪傑，新聞記者以及軍人等。若戰起影響來，過去很爲躊躇的一輩浪人們，對於革命黨的志士以及一般的中國人，好像都十分傾慕，而如命則全然屏聲靜氣了。頗有那橫行無忌之鸚鵡，現在變不了的樣子。

我暫時住在旅館裏，因爲出入不自由，在四川路上租了一所房子，不久，大養也來了。

大養渡華的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凱，游說岑春煊和中山先生合作。那時岑的勢力非常之大。可是經過多次的斡旋之後，並未成功，本來岑是清朝的官吏，很討厭理想家的中山先生。適逢大養，因爲談話的關係，不得不返國，而不久，南北也開始妥協了。

在進行妥協之中，袁世凱想邀請中山先生和黃鵬到北京去，而中山先生好像覺得去也沒有什麼關係。我聽見這話，心裏就想：

「這事怎麼可以，中山先生若到北京，說不定也許會被殺害的，斷然不可以去。反之，應當勸袁世凱到南京來。」

爲了這事，要對中山先生予以忠告，我特意到南京。在南京和寺尾一同到總統府訪問了中山先生，請他原諒這件事。……

我彷彿記得當時一同會談的人，除去寺尾之外，還有宮崎滔天與若野長知兩個人。

「一大羣人同到總統府去，實在不大好，所以就是我們現今在座的幾個人去吧。」

當時是這樣決定的。可是與我隨行的人們，一聽見這事，都爭着非同去不可。他們的意思是：

「我們是做先生的護衛而來的，像現在這樣時機，讓你獨自去冒險，實在不滿意，所以無論如何也得叫我們同去。」

的確，那時候在南京非常地騷亂，革命派固然不少，而敵黨也偶為猖獗。不久以前，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就在總統府之中，遭遇到暴徒的狙擊，因此人們對我就十分擔心。可是我終於說服了他們：

「不，一大羣人，擁了去不像話的，而且若是真的遭到什麼危害的話，你們隨着也沒有用，還是不去的為妙。萬一有什麼意外的事，沒有留下繼承我的志願的人也不行的。」

於是四個人去到總統府，會見了孫先生。我們聲述了我們忠告的大意，有一個中國人林博士為我們作翻譯，可是這位翻譯並沒有把我們的意思講得清楚。於是寺尾又重新加以解說。

中山先生接受了我們的忠告，決定停止北京之行，而招袁世凱，到南京政府來。

但是袁並沒有來。袁不來的藉口是，北京的軍隊正在發生掠奪的騷亂。從北京的掠奪來看，那是很有計劃在進

行的，所以可以斷言那是袁世凱自己製造的場面，但他敢以此為口實，拒絕來南京。

「在這種狀態之下，實在不能離開北京。」

袁自己雖沒有來，却派了代表團公開到南京來。協議的結果，中山先生交出大總統的印綬，黃興也辭退了軍職。

其次我到武昌訪問了黎元洪。

我訪問的意思，祇不過是對革命事實上的發起人黎元洪予以慰問而已。黎曾派其外交部次長到漢口來迎接。歸至武昌，也僅限於慰問，並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意見。黎覺得或許另外還有什麼事，又派他的外交部次長來探詢我的意見，但既然已造成南北妥協這樣遺憾的局面，縱表示什麼意見也無補於實際，所以終歸是緘口無言了。

回到上海，乘丸繞道大連返國。送行的人，除去何天綱以外，僅祇三四個人而已。同行中血氣旺盛的人們，非常憤慨，我站在甲板上，看見一羣白鴉在飛翔，於是說：

「一羣白鴉來替我們送行了。」

(四) 總理再度赴日

大家都笑起來，而藉此聊以自慰。

在歸途中，一度返歸故鄉福岡，參拜了玄洋社墓地，即返東京。在銀座松本樓，人們替我開了一次歡迎會。席間有人問我的「中國觀」，當時我說：

「中國的此次革命，僅是醫藥治療，還未施用真正的手術，請看吧，現在不又各處流氓嗎？」

又有有人問我們的日本對華政策，我回答是：

「中日關係也同男女對關係一樣，日本方面祇會做優是不行的。」

果不其我所料，那時的中國革命是醫藥治療，並沒有什麼效果。

第三次革命失敗，大正三年（民國三年），中山先生再度亡命日本。當時的首相是山本權兵衛大將，山本內閣當時所採的方針是：

「從中日親善關係上，應該拒絕中山先生的上程。可是我們民間的有志之士，想法正相反：

「爲了中日親善，才必要庇護這種逃亡的客人。」

於是我們招呼古島一雄來對他說：

「無論如何，首先非聽聽中山先生的意見不可。問他是到美國去呢，還是想留在日本。如果想留在日本的話，無論什麼事都替他想办法。抱此方針，你到了神戶，若遇到阻止的時候，必盡全力使他登陸。」

古島也好像頗有決心的樣子。無奈，政府既然決定了方針，不使其上岸，若出以相反的手段，勢必不免衝突。

於是不得不尋求應急的辦法，古島訪問了當時正住在伊豆長岡的犬養木堂（毅）。

木堂也贊成從中日親善關係上，應該允許孫先生登陸的。

「我立刻返京，向山本首相去商談，絕不可使用荒謬

的手段。木堂贊成了古島，並即返京，和山本首相進行商談。

古島與警視長知及菊池良一，一同去神戶。在神戶他們暫時住在一力亭，等候中山先生乘的信濃丸之入港，及至臨時，他們急忙跑到碼頭上去。

在警察方面，根據警場的讓步，是採取阻止上陸的方針的。但是當古島將跑進棧橋的時候，一力亭主人隨後趕來，手裏拿着一封電報，這是犬養打來請，電文是：「與山本首相交涉的結果，請密使其登陸。」

於是得到警察的讓步，中山先生安樂登陸，向東京進發了。因爲是訪我而來，就隱居在我的住所的隱家。

隱居約有半年，同志以外，並沒有旁人曉得。

中山先生在這次亡命中，和宋慶齡女士結了婚。

中山先生隱居在我家裏的時候，有過這樣的一件逸事。

那時候有一天他突然肚子痛，接來醫生，問他打不打噴嚏，可是言語不通。當我拿了個會說英國話的女人來，幫同解釋，但當時孫先生祇會說法蘭西話，日語與英語都不通。幸而寺尾懂得法語，於是叫他來解釋，然而寺尾的法語似乎並不大高明，依然說不明白。

因此，我只得兩手接住看腹，指着嘴，「痛痛痛」

地叫，並且說：「沒有這個麼？」

這身算使他明白了。這時候我覺得，我這一派的翻譯學，倒而還會有用處呢。

(五) 神戶會談

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的秋天，奉直戰爭再起。在我國，有人主張幫助張作霖，有人主張幫助吳佩孚，國論不一。這時我的意思是：

「吳佩孚若有一步踏進我們的勢力範圍內，我們就應一舉擊破他。」

因為吳佩孚曾經發過豪語：「我於統一中國之後，即將征服日本。」

然而其後吳佩孚的勢力却受了意外的挫折，一戰敗北，寄身於渤海灣之孤舟，而大陸的形勢，俄然一變。中山先生、段祺瑞、張作霖，相聚於北京，共謀中國統一的大事。

中山先生以為積年救國之苦心，至此或有結果，急忙從廣東出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到達上海。正好當時字彙到從日本回到上海，他們經過長時間的計議，決定於赴北京會談之前，先和日本朝野有志之士會面。

於是中山先生在上海出發之際，給我與犬養打了一個密碼電報：「今日日瀛起程，不日有拜會之機。」

我們也回了一個密碼電報：「何日到達東京？」甚至開始準備到達東京後的歡迎會。可是接着又來了一個無線電報：

「此行，因急於收拾敵國時局，僅能經神戶赴北京，關於東亞大局有所請教，倘允屈駕神戶則幸甚，並請代向

朝野諸賢致意，——孫文。」

當時對日本政府當局，各政黨領袖，貴族院之有力者以及記者等都有這同樣的電報，可是因此惹起了感情問題。有人好像很為憤慨：「連東京都不肯來，招我們到神戶去，真是豈有此理。」

這也未免過於小氣，若從中山先生的地位來想，實應原諒他有不能遠到東京浪費時日的苦衷。

犬養當然不是那樣小氣的人。可是他正為通信大臣，頗為忙碌，他打電話對我說：

「無奈我現在沒有功夫到神戶去。」祇得派古島一雄為他的代表。

我急忙出發到神戶。途中因為火車出事，比預定的時間遲延了七小時，才從三之宮車站下車，中山先生的秘書戴天仇等人已到站迎接，立坐汽車到國泰飯店。在三樓六十五號的會客室裏會見了中山先生。

他緊張而無鬚的面孔，身穿樸素的黑色的中山裝，端莊地對我表示，以軍人立正的姿勢，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同時不斷地點頭，態度非常高興的樣子。

「不曉得什麼時候，聽到尊駕身遭不幸的謠言，當時非常耽心，現在恭祝你的健康。貴國的形勢也漸漸改善起來，這是比什麼都好。」

我的話由戴天仇翻譯，中山先生回答：

「第一要祝先生的健康。此次又多勞遠行，真是抱歉萬分，務請原諒。」

同時我也對戴天仇說了一兩句閒話。

中山先生並介紹他的夫人宋慶齡出來應酬了一下。於是我們便促膝長談起來。中山先生首先說：

「日本爲什麼不能趕快和俄國調和呢？我們中國早已和俄國合作了，如果日本能如此的話，以中日蘇三國的合作，便可能維持了東亞的和平。……」

對此，我表示了我自己的意見，總之各國有各國的國情，如能在自己國情可能允許的範圍以內，東亞是應當共同提議的。

中山先生更進而論及，中國必須清除與外國締結的一切舊條約，凡以武力侵略的土地，都必須收復。

關於這一點，首先在東京也很少有人憂慮過。即中山先生所說的廢棄舊條約是否也包含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權的廢除呢？

而這種熱望，在當時中國人之間已形成了一致的輿論。於是我不得不斬釘截鐵的說：

「這是一語是應當如此講的，不心那樣一來，整頓和大連怎樣呢？」

中山先生暫時沈默着，並沒有答出什麼話來。我接着又說了一大篇話，由戴氏翻譯，中山先生內臉色顯出異常的緊張。對戴氏講了幾句話之後，於是轉向我說：

「今晚務請留住一夜吧。」

我也答應了。兩人共同吃了日本菜的晚餐，而且我有生以來，第一夜睡在床上。穿着衣服就睡着了。

(六) 總理逝世

第二天早晨，我和同行的人們都一同希望關於「滿」「蒙」的條約問題，要得到中山先生的一個明白的答覆。於是再度會談，他對我的答覆是：

「我所說的是希望廢除一般的舊條約，還沒有考慮到收復鐵嶺大連等等。」

「總之，中日兩國，應當盡量地以特別的心願，保持兩國間的現有的關係，這樣纔能有真正中日提攜，我甚希望如此。」

中山先生對於我的說話也很同意。其次他又申述了他的兩點希望：

「目前特應兩個問題，願請日本爲中國盡力。第一是取消治外法權，第二是關稅的自主。關於取消治外法權的問題，現在更無須多說，相信貴國國民必然非常同情。關於關稅自主的希望，我想，貴國必有種種的憂慮，日本在中國商業上的地位，近來進展得很快，幾與美國同等，或是更在英國以上。因此，關稅自主的結果，必然以爲日本會受多大的損失，但短不過是杞憂而已。日本商業上的地位如上述，可是在另外方面，如金融、航海、運輸、等等，日本還遠不及美國。第一從金融方面來看，雖說也有正金銀行，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到底不及美國。航海也是同樣。如果在中華民國關稅自主的時候，我想對日本將有極大的利益，更可使日本地位向上。所以，結果日本若在某一方面遭受損失的話，必然在另一方面得到極大的利益。而且，日本如果能於列國之前率先對這些問題幫助中國，使中國國民得以脫却其最痛苦的束縛，中國國民

第二 必定永久地感謝日本的友誼，我認爲這才是中日兩國提攜的第一步。我以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爲中日親善的着手，務必請貴國國民諒解。關於這點，還請先生多多考慮。這樣會見終結了，我們緊緊地握着手，他說：

「此次，多勞遠道來訪，真是衷心感謝。」

於是，與李烈鈞以下的對停，共同使我到旅館的門口，目送我坐上汽車，我沒有想到這是最後的別離了，中山先生也沒有想到吧！

人生真如朝露，中山先生在神戶停了一宿星期之後，三十日乘船起程，十二月四日到達天津，就從當夜起，染患肚痛，從六日肚痛加重，因此暫時治療，不能入京。可

是因爲腹中積毒一再惡化，祇得因病而行，三十一日到達北京。病勢依然不減，施行剖腹的大手術，在肝臟之內，發見了惡性的腫瘤。由此陷於危急，甚至傳出逝世之說。這時大養和我急派查野長知到北京去同病。

二月十日，中山先生傳給我一封電報：「有勞專派查野氏，深謝厚誼僅期以勇氣與自信力戰勝病魔，敬請釋念。」

果真，就連醫生都驚嘆他克服病魔的非凡的氣力，然而天命不予，三月十二日早晨，終於在談論國事時逝世！

五月九日，由大養、譚澤子爵和我的發想，爲中山先生在芝罘上寺閣了追悼會。

中山先生逝世時，留有遺囑，那真是指示中國途徑的指針，而永久應當遵守的。

中山先生的逝世，對於中國誠然受了痛惜的事，而對於日本也是非常大的損失。

全生涯都在戰鬥與亡命中過活的，以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領袖的地位，而逝的中山先生，澈頭澈尾是一個歷史上的偉大的人物。

(完)

太陽的溫度

解釋太陽熱度的學說甚多，而以「由於核的存在，其轉移爲氦而被熱」的學說爲近時一般所稱道，但此說實難推定，太陽的「能」却要比實際多出一〇〇倍，因此對太陽的熱的解釋科學家仍不能以此滿足，近來荷蘭區，洛獲·馬舍克等博士更探研究，據他們的意見，以爲若是把由於游子化的分子量的變化加以考慮，那熱量也就減少，能的事實一致，因此依據計算，太陽中心的溫度約爲二五七〇〇〇〇度（攝氏溫度）並且他的密度可推測約爲鉛的普通密度一〇倍，這樣求得的值雖比依據以前各學說推測的要大，但是據此，都可除去理論上的矛盾。

大別山的最高學府

政治學院巡禮

去病

學

山城裏的秋天氣候，格外顯得蕭瑟。從深幽的山谷裏掀起一陣尖厲的聲響，尖厲的風，橫掃着滿山谷的落葉。

生

在萬山叢鬱中現在了一條崎嶇的白路，引伸到遙遠的幽谷，兩傍是龍蟠虎踞的巖壁，沿途有清激的山澗溪流，我們從又又出發，踏上人力車，沿着這條白路向山麓裏進發了，這是我第一次拜訪山城的最高學府——政治學院。

界

路很平坦，是山城裏唯一的能容人力車的路。車的速度也很快，對於久於爬山越嶺的人，也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舒暢。我滿懷興奮的憧憬着山城的最高學府，這個迫於極度需要的戰時設施。

籌設政治學院的消息，恢復安徽大學的呼籲，久已傳遍了山城，引起了社會人士的深切注意。這種注意正說明了社會的要求。近幾年來，各地高級中學的畢業學生，一

年一年的激增，而各大學又都遷大後方，由於路途遙遠，由於大後方的物價昂貴，這些高中畢業生們，只有望洋興嘆，另有忍受着失學的痛苦。求知慾是人的本能，失學

期

是青年最苦悶的一個大問題。在重慶年中，就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在為這問題苦悶着。

為了適應社會的迫切需要，政治學院，在賢明的李兼主席的熱心提倡和積極領導下，籌備成立了。這不僅是失學青年的福利，也是政府當局的一個重要設施。政治學院的設立，不僅解決了青年失學痛苦，也可以補濟了各種業務的幹部荒。凡百業務，都決定於幹部，照目前的情形，雖然有些人在等着事，而事實上又有許許多多的事在等着人，即如近年來，各中小學的師資感受了最大的困難，各種專門事業缺乏有專門技術的人材。過去嘗有一句形容幹部荒的話：「三等貨掛了頭牌」。

政治學院是基於戰時社會需要而誕生的，應該貫徹着戰時教育的精神，設備儘可以因陋就簡，以最經濟的財力收到最大的效果，是戰時教育的重要原則之一，而其內容和學風應該具有高度的抗戰性，我們到達政治學院的所在地，已經是傍晚時分。首先，自然環境的優美，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雖然沒有鋼骨水泥的龐大建築，更沒有現代的電氣設備，所給予人們的印象，並不讓於清華園的幽美堂皇。

校舍是建在峯環抱的山峽間，高山兀自矗立在眼前，却又在遠處，房屋有的是民房改造，有的是新建，一道悠長的溪流橫過中間，兩傍的抓爪老槐傲然的聳立着。剛靜下了課，一羣羣的學生從課室裏出動了，吵着，鬧着，爭着，每個人的臉上漾着年輕的笑，戰時大學生的生活是樸實多了，沒有絲毫的浮華氣息。絕對的自白土，幾件風，小名士派的羅曼氣氛，在這裏是沒有的。我們更希望養成經常閱讀報章的習慣和研究問題的風氣。具有了這些優點，自然可樹起優良的學風。

學風問題，已成為當前大家所談論的主要課題之一，這裏雖已具備了樹立優良學風的先決條件，因為尚在草創時期，又是在敵後方的大別山，在經濟方面，原不必苛求。然而自然環境的優美。校舍的建築，在此時此地，也是難能可貴了。操場圖書，儀器，及一切教學工具，亦正大批的籌購中，將可日臻完善，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學院當局的好心經營。

院長職務，由省府李主席兼任，李氏是有名的儒將，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具有遠見，就是對於教育文化上也是素具愛護的熱忱，並且是一個行家，譬如他對教授人選之審慎。對院務設施之策劃，都經過他精心的處置與條理。院長下分設三處，即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本期共錄取新生二百五十餘名，計分文史，教育，法律，政治經濟等四系。教務長 張，原聘定劉鈞傑擔任，劉氏係京陵大學教育系主任，國內知名的心理學家，因為他遠在後方，初期不能趕到，始則由李則庸代理，李氏負責籌備招生，籌備開學事項，極具辛勞，後因自己兼文史系主任及史學通

論的課務。呈請辭去代教務長職，改聘教授兼政經系主任朱清華擔任。朱氏曾任民國大學校長，辦學頗有經驗。

在李院長出巡期間，對院長職務，不暇兼顧，復由省府聘請朱氏代行院長職務。訓導處主任由戴少英擔任，戴氏在桂省辦理教育行政有年，經驗豐富，有魄力能苦幹的實踐家。法律系主任張開時兼任，張氏是留學法比有年的法學博士，對於憲法尤有精深的研究。文史系主任李則庸，是國內知名歷史學家，他所著之一史學通論（商務出版），為各大學史學系選為最佳之教本，所著關於國聯社會的論述，也是國內研究這一專門問題的重要貢獻。教育系主任為劉迺敏，尚未到院。

一般學生的生活，都很樸實，軍事化的管理，整齊肅肅，秩序井然。課外活動，已在逐步施行，在娛樂方面，正在着手籌設中山室，購備各種樂器，各種學術性的研究之組織，亦將由各系主任計劃，發動組織，並準備出版刊物，學術空氣和研究精神，將漸漸的濃化起來。在學生中間，很有一些是已經參加到社會作過事的，也有是曾經在大學肄業過一年以上的。因之，他們自學自治的能力還相當的強。在管理方面，和課外活動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圖書館，是一個研究室改造的，環境優雅，佈置得還整潔，圖書在陸續增加，現在自然地很不夠，慢慢的可以充實起來，體育場就是在圖書館與院本部之間，球類的設備已有相當的充實。

安徽，自李主席蒞臨先生蒞任以來，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着很大的進步，政治學院的設置，也不能不算是其中一個重大的設施。政治學院已具備了樹立優良學風的前提條件，這即是顯示了光明的前途。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教程(二)

朱性天

一、從那裏讀起

我們論研究那種學術，總是東麟西爪的積累起許多零碎的抽象的知識，是毫無用處的。必須要從這門學術的歷史上去追溯源流，尋出一個發展的線索，然後好說明它的邏輯相因之故。所以我在上文中一開始就說，研究中國文學的，要依着中國文學史的線索，有系統的去研究，才能得其真相。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數千年來，作品之多，其所謂「浩如煙海」，初學的人誠不免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而編撰中國文學史者，又不一其說，有的溯源唐虞以前，從什麼遠古文學說起；有的則竟將詩三百篇都摒棄不論，自楚辭或漢賦說起，真叫人無所適從。關於前者，雖嫌武斷一點，不無遺憾，但也許還有他的所謂「別有見解」。最可笑的是前者的說法，把馬惟醇的古詩紀裏所收集的那些古佚詩，都認作真正最古的文學作品，而津津樂道不已，未免太不辨真偽了。

文學的起源，是難在沒有文字以前，因為文學中最初發生的是歌詠，沈約說「歌詠所興，自生民始。」就是說人類一會言語，就未免有吞嚥歌詠之情，而朱熹說「發於吾嚥歌詠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於

是歌詠就產生了。然而只從這不自覺的歌聲漸漸演進而為自覺的詩歌的創作，這自然是在文字產生以後的事了。章太炎先生說：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這種廣泛而不看邊際的文學定義，已沒有多大價值了，因為「著於竹帛」的文字，不見得都是文學作品，就中國的各種學術來講，如三百篇以外的一切經學，史學，諸子哲學，以及宋元理學等類，又何嘗沒有文字著於竹帛的呢？說它是文學麼？雖然，一切「著於竹帛」的「文字」，固然不都叫它是文學，而文學作品，必然有賴於文字，是毫無疑義的。那末，我們研究中國最古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時代，除從社會進化的歷程上去探討之外，由中國文字的創造時期去考訂它的真偽，也是最好的論據。郭鼎堂先生說：

「商代已有文字（鑿刻在龜甲上的貞卜文字），

但那些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字法也不一定，往往一個字有三四十種其筆畫到四五十種寫法。倒寫橫寫，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數字合一字，或一字折畫，或左讀或右讀，或橫或直

，五花八門，絕無一定。可知商代還在文字的構成途中，商以前當然不會有文字，更沒有什麼帝王，皇陶，禹貢，以及內釋索問這些東西了。

二、既然一商代還在文字的構成途中，商以前當然不會有文字了，故所有那些體製內容很複雜的商以前的作品，什麼「伊耆氏蜡詞」(見禮記)，什麼「擊壤歌」(見帝王世紀)，什麼「南風歌」(見孔子家語)，什麼「雲笈」(見尚書大傳)，什麼「虞帝歌」(見尚書皋陶謨)，及什麼「氏嬌」(見莊子天運篇)，什麼「桑林鑄辭」(見荀子大略篇)，什麼「麥秀歌」(見史記)等等，可見都不是那時的產品，因為文學的創作產生了文字的，而商以前雖然沒有文字，那些什麼孔子家語，尚書大傳，天運篇等等才身軀是偽書，裏面所記載的那沒有文字時代的商以前的什麼歌謠，當然全不可靠了。所以我們要研究古代文學，爽爽快就把這些靠不住的東西索性摒棄不論，而從周代的產品詩三百篇讀起，而後楚辭，漢賦，樂府歌辭，以及漢以後各家詩文集，五言詩，而詞曲，這樣脈絡分明的去研究，自然不會勞而少功，虛費時間了。

二、新舊的註與名家的作品

關於箋註，不知註了多少後生。表面看來，它好像很能幫助我們初學者去了許多文字上的苦意，其實往往叫學者受騙而不自知。即以詩三百篇來說，自周秦諸子以及齊魯韓毛四家的詩說行世之後，所有「易箋註三百篇」，沒有能夠跳出何氏的囚籠，就是其間有一「比較思想進步一點的，也大抵何氏監附會，將其真意盡行抹煞了。關於這一層，章太炎及陳衍二先生都有很好的見解。章先生說：

「詩之比較，豈不如楚辭漢賦差無事實，而比興之道，與說論記章異論，心所撰擬，則較陳之，不必耳目所聞見也。鄭風言「舞以消渴」。經謂豈地所有耶？而鄭君則謂無一實非事實，每比附禮經以成其說，豈以拘執舞池。」

這說的是漢宋諸師說詩不識以意逆志，一味穿鑿，致常拘執蟹通，實是一針見血。陳衍在近代詩抄序裏也說：「溫柔敦厚，孔子之言，然孔子無詩，何賦，何詩，北門，北山，繁密，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逆民勞，板，蕩，瞻卬，召旻……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剛。」

這里所說的是鄭數語，也足以證明詩教之說的不是憑空。自孔子以後，說詩者都以溫柔敦厚為金科玉律，實是梁啟超也未能脫出這種窠臼，以為它是文學的極則。其實又何嘗如此，壓榨出來的聲音，只有金剛怒目式，那里會溫柔，那里會敦厚？此外還有什麼「美刺說」，在前篇文章裏也約略道及，這是詩序的說法，影響後人不少，朱熹說它「為詩人意盡穿鑿壞了。」真是不錯。

關於三百篇的，是如此。就是楚辭又何獨不然，王逸的章句，洪興祖的補注，朱熹的集註，戴東原的屈原賦註，那一種能擺脫傳統的窠臼，以及漢魏六朝唐宋的所有箋注家說詩說文，有不穿鑿者真是寥寥若晨星。所以我主張還是以讀白文念，為將一切箋注棄置不問，直接以歷代的社會背景，去探討歷代文學的真相。一方面可免去箋注家的愚惑，一方面更可鍛鍊自己的文藝的理解力。記得曾有人這樣說過：

「我們讀詩經，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訓詁，了解文義，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牠當文學案，切不可本爲經典，想去在裏面求教訓。」

在周書是爲閱讀三百篇者而說法的，但我以爲閱讀歷代一切文學的作品，都該作如是觀。

其次，說到名家的作品，就令人想到一向流傳甚廣的什麼文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之類的東西，在老先生或有些大學教授，中學教員的口中也還津津嚮嚮着，並將授之學生，以爲中國古代文學的精華盡在於此了。這種人才不足謂，但其影響所及，也不容忽視。青年生學的文學修養未深，往往震於古來的大家的盛名，視聽容易爲其眩惑，以爲出於名家的，尤其古之名家的作品，當然都是好的，除了讚嘆之外，那敢更贊一辭。然而，事實却不然，名家的作品，真正好的固不能說沒有，但不好的，絕絕的地方也往往而是。就拿唐代的古文大家韓愈來說，蘇東坡就稱他文起八代之衰，幾乎被後人捧上九霄雲外，而他的文章裏也不免有些瑣雜。謝枚如的蔣陰客贊中有云：

「洪容齋曰，韓文公遷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聖假於雷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容齋函笈四）余謂不止此也。篇中又云，以鳥鳴春，以虫鳴秋。夫虫鳥應時發聲，未必中有不平，誠如所言，則彼反舌無聲，飛蝶不語，可謂得其平耶。究之此文微涉纖巧附會，本非上乘文字，世因出韓公不敢議耳。」

在容齋的說帖於孟東野序，古文觀止裏也選錄了，從來膾炙人口，沒有非議的。要不是洪容齋附會如二公指病出他的拙處，雖然欠照顧，欠妥貼，因爲文出於韓文公手筆，又有誰肯指出他的缺漏，而此文的真面目就永遠無從識得了。與這相反的，有許多無名作家，他的作品，雖一向被人忽視了，有時却比鼎鼎大名的什麼一代之文宗，詩宗的東西更有價值。唐宋的許多無名的小說作家的許多不凡的小品，即所謂「一場糊塗的泥塘裏光彩和鋒芒」的就是。我們要拿出另一副眼光去鑑別，不要因爲他無名，就認爲不好了。

以上兩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

三、論選本

歷代的或某一代的什麼詩文選集這類東西，自昭明文選以後，真多至不勝枚舉，但真正稱得上「精選」二字而足以應用的，就很少。所以要從一些選本裏去研究那一個作家，想瞭解他的全人，確乎是不可能的；因爲一個作家的人格，常常是兩重的而非純一的，而選本裏所能收錄的只是表現方面的優劣居多。從來作家的理想與現實是不一致的，要發抒他的真正的思想，現實環境的限制，不容許他盡情的將這思想鑄到他的作品裏去，明白的表現出來；只得通而作些其他無聊的文字以自遣。因此表現在他的全部作品裏的，就是前後特若兩人的極端的思想矛盾。這在中國古代許多大作家中，就可尋出很多的例證。所謂「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即是最好的代表。他既「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是一個不甘爲禮教所羈勒的個體非常之人

而他的調子的家誠呢，又十足表現出一副極拘謹的虛俗的相貌。就是說，一方面帶着名教的假面具而說出他所不願而又不得不說的假話；另一方面又常常流露出背叛名教的人性的本真。假如這個選家在選本裏只取他的家誠，而將與山源絕交書摒棄不用，在讀者就認為這種是虛庸俗之子，而他的心理的矛盾以及其取死之故就無從了。再拿唐代的白居易為例，他是一個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偉大的社會詩人，他的詩歌大都「惟歌生民病」的，然而長慶集中並未收錄若十首「開通詩」，以及「人之所重，已之所輕」的琵琶行，長恨歌之類。假如我們只取了唐詩二百首，就選他幾個「嘲風雪，弄花草」的詩人，這對於這個道理，何有人能選一段極精神的話：

「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呀，「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末，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例如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一概照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正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者，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辭辨兮，民露處而難淫；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

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却有時很摩登，「願仕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林前」，竟將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勵因為「止於窮義」，未能推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膽大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飄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難真實。」

然而，即使選家的眼光如何銳利，見解如何深廣，也畢竟是選者自己的眼光和見解，那對就能棄取之間毫無主觀的成見？何況又因為歷來的膾炙人口，以及評訂者的權威，往往會使選家顧慮，把「並非作者的特色」的東西，盡量收入，以快世俗的耳目，而迎合他們的心理。這樣一來，不特作者的面目被割裂了，即選家自己的意思，也被這本犧牲了。所以要研究古代文字，無論某一時代或某一作家，最好是能窺見他的全面貌，光憑選本是不中用的。這於一般青年，似乎還嫌繁瑣了些，但也只好勉力為之，因為我們並非只是在茶餘酒後把古人的東西來消遣，而隨隨便便玩而已的。

美術思潮及其政治背景 (續)

於種

四、專制王朝復以後美術革命精神之衰落

(一八一四—一八三〇)

古典美術革命精神之覺醒，已如前二段所述，當時之美術革命精神有助於革命之啓蒙運動，反過來說，革命之啓蒙運動，亦有功於美術史上之大革命。同時，輝革命的自由，博愛，平等的思想，既製造出革命的美術，也很快的造出了羅曼蒂克新派，即新派，寫實派以及一切動盪顯目的美術上的新思潮。

所以說，革命精神之在美術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因素。

但是，一到革命已經遭受迫害之後，美術的新生命也就立即被迫害了。

所以，新的美術，無疑的和革命相體面並存的。

一般好聽起來，身盛裝的輕裝騎兵踢着全歐土地他征蹤到處，一方面佈置了位上憤懣的數位局面，他方面却向各個民族及各個社會的階級裏，播佈着自由，博愛，平等的革命精神的種子，這樣種子在王朝專制政體下，萌生

為無情撲滅的忽生忽滅的烈火。

忽然會破藩柵劫囚在小島上了，那些本來被自己的子民們追走的皇帝老頭子，被自己的教民奪了產業而流落異域的華實的和尚和教士，帶着傲然的臉色，擺上高貴的闊佬的架子，搖搖擺擺的回國了。

「正統！」「正統！」塔雷龍的「正統」主義」在維也納會議中被決定，而且，很快的開始徹底的消滅共和政體的革命了。

一八一四年，日爾曼貴族梅涅特，在維也納召集一個歷史的分贓會，到會的代表，盡是些歐洲各國的大佬，他們以華麗的儀仗和貴重的服飾，再加上人間無上尊貴的頭銜，顯赫地威風地光臨維也納，大開其徹夜的筵宴和舞蹈，昔日流亡的貴族小姐，都出現於翩翩交際場上，那些世上有野心的，狡猾的俄皇亞力山大，怯懦固執的老頭子普腓特歷，有德意志諸王，各邦大公，親王，選侯，愛爾蘭貴族，及惠靈吞大將，還有那個可鄙的諂諛的塔雷龍，他們濟濟一堂，根據他們的正統的貴族的血，根據他們正統貴族的骨頭，他們開始慶祝革命的失敗，和專制的成功。

於是，局面變了，許多國家給瓜分了，許多小民族給做禮物送人了，許多政權和財物還在貪婪的貴族嘴巴上無恥的爭論着，搶奪着。

頭重要的，拿破崙的勝利品的藝術品，名畫，名彫，也都給分贓了。

更為重要的，極端的保王黨開始架起斷頭台來對付自由派了，以及革命美術家了。

各國的出版自由被剝奪了，新聞雜誌社都被逐散，許多革命家被逐或被殺，或自動地銷聲匿跡了，無論如何新藝術的生機總是伴着自由魂而發展的，因之在這革命場中的黑暗時期下，新的美術在德意志諸邦，意大利諸邦，普、奧、英、俄、其自由魂，消滅殆盡，在近代時期，說是美術只埋頭於「被役階段」下的話，現在，連完整的美術品，以及具有獨立美術的靈魂的作品，也無從覓取了。

這一點，在美術史上，成爲一個重要的階段，因爲有了這個階段，十足的應歸了法國以外的全歐國家的美術生命的一蹶而不再振，雖然到近世，雖待歐戰二次爆發的今天，雖到各國憲法實現多時的目前，除法國外，美術界，從未再看到像法國那樣的有個羅曼蒂克的獅子陀拉克羅亞，那般了不得的人物出現過，一般的講起來，德奧諸國的藝術，僅在那個腳下做工夫，或在花間陌上弄點閒情逸氣都弄不好的緣故，可說是因爲早就給維也納會議上，那班頭子剝去美術之自由魂的應酬所致。

在法國，這個國度，却相反的呈現了奇特的現象，梅涅特的力量雖然在法國仍握了控制權，可是那些「含怒時保王黨人」新的慘酷壓制，反而激起了更利害的自由黨人的叛變，巴黎城中不時殺人如麻。

這個國度的人們對於自由的追尋，對於已燃了的革命之火，已經不能用恐嚇的血流來淹沒或掃蕩而去，而且，每一個角落裏，像是都燃着革命之火，只要專制皇帝的足跡一踏上去，那滔天立刻勃發起來，老頭子立即登台，因之，梅涅特收拾了全歐各國，都沒法來處置法國人的自

由魂，因爲這一點，正是在這維也納會議不久之後，法國羅曼蒂克思潮的繁榮的光輝，成爲萬世不滅的美術黃金時期。

五、革命應酬下的法國羅曼蒂克思潮

法國羅曼蒂克思潮之產生，一半是由於拉丁人懷有熱烈豪放的天性，大半還是由於革命洪流之鼓蕩催迫所致，依美術史上的羅曼蒂克思潮的發現，幾乎可說是與新古典主義同時，發展得最爲絢爛而偉大的，自然是在梅涅特獨台之後，而羅曼蒂克主義，在拿破侖時期至梅涅特時期的階段中，爲了屢次的被「人間皇帝」及「正統主義」的迫害，其發展之過程，總是忽隱忽現，忽明忽暗的，一到一八三〇年，那些老頭兒在王座上昏下來後，羅曼蒂克主義真精神，遂沖激而不可遏止。

梅涅特上台後，大彼得等革命貴家結束了，光明的天才的生命，道交下來的，只是呼吸於專制壓力下羅曼蒂克主義前期半吞半吐的態度，他們的態度是「以人間自由的靈魂，高翔於超現實事物熱烈神往爲生命的羅曼蒂克精神」。

可是在不久之後，一八三〇年梅涅特的勢力被革命重新衝毀後，羅曼蒂克後期的態度，比大彼得的革命情緒更爲熱烈，他們對於革命的貢獻更爲偉大，而且，大半的羅曼蒂克畫家，皆爲自由黨人，他們大呼：「我們的藝術，是革命第一隻飛鳥！」

羅曼蒂克主義前期代表者，史家說是格羅，在我看來，他最初作品的精神，是繼承大比得的新古典主義的，其

後，他違反了古典主義者之豫期，他開始描寫現實戰爭畫，他在作風上，完全歪曲了古典主義的呆板的羅馬人物的典型，他的戰爭畫上，畫了真實的傷病兵的苦痛的表情，勇猛軍馬的奔騰的熱情，加上以前所未有的寫實的強光表現，再加上新式鋼鎗的顏色，作鮮麗無比的塗抹，於是，他在作風上竟離開了羅曼蒂克之掩幕，而他自己竟成了羅曼蒂克派之祖宗了。

他的名作，有「茄法的黑死病人」，「埃羅之戰」，「亞爾吉之戰」等。

在他的特點有二，一是這形的現實化，二是色彩的生動和絢爛化。

不久，他的更偉大的繼承者，世人稱之為「羅曼蒂克獅子」的陀拉克羅亞出現了。

這個偉人之出現，真可說人類智慧上之光榮，而拉丁人也可以此自傲了，世上關於美麗，迷惑，甚至陶醉的羅曼蒂克的氣氛，都由他一人製造了出來。

他是個不堪的窮人，是個窮的「畫的英雄」，他對於畫的勇猛，是無與倫比的，他的羅曼蒂克的「力」，那正是排山倒海的革命的「力」。

他在創作之前，他常常從文學中去求衝動，他對教時「法蘭西羅曼蒂克文學思潮」有很深的共鳴，同時，這種豪放的，文學的，勇猛的情緒，實實在在地文化成了他的行動和態度。

他時常尋求偉大，熱烈，英雄的魂魄，來安排其畫幅，及到構圖成熟，以暴怒地勇猛的動作，一口氣，不食不眠，筆觸像狂風暴雨一樣，迅猛地完成一幅大畫。

他作了一幅「希河之屠」，「十字軍人君士坦丁」，「個下小舟」。

「一八三〇」那正是一八三〇年二次大革命的革命歷史畫，這名作，歐洲各國繪畫皆知，當十個手揮着三色旗半裸的自由神，拿着手槍向前呼號前進，後面跟隨着執槍的孩子，執槍的男子，地上狼藉地橫陳着血肉模糊的革命的死者，背景是迷漫着戰煙和殘火。

這畫的出現，可說是羅曼蒂克走入熱烈革命的後期，「世上人皇」，「正統」，第二次從老由燈頭上拉下，羅曼蒂克畫家二次開始狂呼自由，博愛，平等。

當時，以「一八三〇」年革命作題材羅曼蒂克畫，不下數百，從此可見，革命政治渲染上貴人之「筆」，畫人之「筆」，呼喚了革命政治，此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也。

在那時期，那些浪漫的色彩，那些浪漫的詩魂畫魄，將巴黎鬧得亂七八糟，將那古典的安格爾派滅得粉碎。

其次，那浪漫思潮又逼出一般的羅曼蒂克畫派了，戰爭畫，這懷異情調的畫，說起來很多，今且從略了，總之，我只簡說革命和那個時期的關係而已。

(未完)

學生寫作

麥子黃了的時候

金姬振

麥子黃了的時候，早大豆也種下田，農夫們扶着鋤頭微笑了，笑是那樣的天真，無邪，黑黝黝撲撲的，波浪似的閃動着，希望把他們引入美麗，希望使他們忘却苦楚，現在，躺在他們眼前的，盡是黃金色的麥子，他們準備收穫，——割麥——像往日豐年的麥子一樣！

暮 暮着微雨的天氣，兩絲像牛毛般的細，鄧莊的東大道上，滿載着黑鴉鴉的一羣人，在這烟霧的氣氛裏，向周鎮擁來，麥子遮住了人的脚，只見每個人的頭在麥穗上面顛動着，——起初，祇是一些混雜的聲音，如同周鎮逢集時那樣，後來，越接近了，便可很清楚的辨出小孩子的哭喊聲，車子的喇叭聲，牛鐘的叮噠聲，母親喚兒聲……

「什麼事？」鄧老頭說：「他奶奶蜜蜂炸籠糕的！」
鄧老頭是農家的老工人，因為在避兒年代久了，我們都把他看做自己的長輩一般，與地裏的「一切事務，都在他一手職掌，他是我家裏的老幫手，也是我們這一班小孩子的導師，每當暇時他教我們怎樣的做人，他講忠臣義士們的故事給我們聽，他不時我們向下流裏鑽，他買桃子棗

子一類的食物給我們吃……他老早的便告訴我們：今年的麥子怎樣的好，怎樣的可愛，一畝地能收個石把，今年多季便不致缺乏糧食，還指着田裏的麥子給我們看，那一塊是張甲長家裏的，那一塊是我們自己的。今天，正在風裏講着，大爺也都正聽得出神，忽然，他聽見外面傳來這樣的怪聲，——他知道今天不是逢集，一定有什麼意外，於是，他便跑了出去，在門口站了一下，邊自叫奇邊又走出了大門。

鄧老頭雖然年紀那麼大，而他的好奇却還和小孩子差不多，他不問地下泥水怎樣的滑，一般氣便趕到那些人們的跟前，這時，我們也站在門口觀望着。

沒有多大一回，鄧老頭垂頭喪氣的踱回來，一句話都沒說，便坐在草坑上充長的嘆了一聲氣。

「鄧老頭，什麼事？」我們都莫名其妙。

「什麼事，要跑反啦，東洋鬼子打進了大園，天下黎民都要遭殃啦，那些人都……跑反……的……」
「跑反？」東洋鬼子怎會來得這麼快？我的心禁不住

跳動起來，鄧老頭却紅着臉圍坐在那兒。

「去把你爺找來！」他吩咐我說，旁的小孩嚇嚇散了。

我垂着頭去找爺。爺老人家正衝跟甲長說什麼話呢。

「停兩天就有，待着，待着新麥上市，是可以還河的。」

……

祖父說罷，哈哈的笑一陣，我看他笑的却和往常那這樣自然。

「什麼？停兩天！如果東洋鬼子能停半月不到這裏，

那都沒得！」張甲長跟珠子都氣極了。

……

我看給實在說不出一句話，有些可憐相，不知怎的，連我自己我也覺得有些可憐，不，也不是可憐，我簡直想哭，於是，我上前拉住爺的袖子：

「爺！鄧老頭你說什麼話呢！」

「什麼？你過去！停個再說，你對他說，我停回去！」

……

爺今天怎麼這種態度，真叫我摸不着頭腦，但，我也不敢多說，便退下來去找鄧老頭，由鄧老頭我才知道我們今年來李信賬單長三十塊錢，大概因風聲緊，人家要賬緊起火來了，停了沒多大時候，爺進來了，鄧老頭站了起來

「老頭人不是窮的，日本鬼子打進來啦，你看，還是

……

「跑？無錢能到那裏去，死在這個地方！有錢什麼事都好辦，對不對鄧老頭？……將才張甲長這來問我呢，

……

還是那三十塊錢的事，你看，這叫我怎麼弄？又是日本鬼子又是他——甲長……真無法，才把錢收到手的一塊小事

典給他，就那還不……唉！保長又來要草，說是什麼地方

的難民跑來啦，晚上要草墊，唉，鄧老頭，你知道的，我那裏去找草，不是說我不周濟難民，再停兩天我們不都

是一樣了麼，我現在是想不着法子呀！唉，日本鬼子，唉，張甲長，唉……唉……收到手的麥子……總而官

之，都是他媽東洋鬼子的……

「無論怎樣，小孩子反正要送走才好！」

「往那送，除非養餵他他母親胡家，不然的話，什麼辦法都沒有……」

……

我們在胡家住了半個月，沒吃的，幸得所說日本鬼子已走開我們鎮上了，母親便把我帶回家裏來……

我一路大門，便去找鄧老頭，什麼地方都找遍了，都不見他的影子，我想，大概是在田裏吧？於是，我跑下田，看見自己在那裏腰纏麥呢，汗珠雨點般的往下掉，喘着氣，他看見我站在面前，臉上些微帶點笑色，

「孩子回來啦！」

「鄧老頭呢？」

「唉！他嘆了口氣：『莫提起他了，他已經給日本……鬼子……』」

他懶得着說不下去了，長嘆一聲，彎下腰，又去割麥，淚珠由他那乾癟眼眶流下，滴在地上……

我愕然的立在麥隴上，難民，張甲長，鄧老頭，都親在我的腦子裏。

心曲

◀任膺趙▶

深秋的晚空，是這般高爽而明潔！天邊沒一顆星，在晚秋的樹林上，就罩着一遍蒼茫的色，晚風吹來，瀟灑着我的全身。四際在清寂的月夜裏，

我孤獨地佇立着煙雲般的往事，不由自主的浮上了心頭。

是四年前了，在一個秋過江南的晚上，悠悠中送來一陣阿弦琴奏着的歌聲，激起了我多感的心情，像一隻帶着溫暖的催眠曲送把我帶到清夢中——在夢中依然閃亮着，自述的歌聲閃亮在我夢中以後，終於對她由認識而漸漸地熟悉，由熟悉而漸地親切起來。於是我和她意識之間遂越起了嶺高的友愛，我愛聽她演奏，而她演奏時總是要我伴和着，當她響起四弦琴，響起「小夜曲」的時候，我們的神情像落在窗外的明月，月光照在她惺忪的面龐上，我無法說出我的愉快，自那時起我開始感覺到人生的真意，自那時起我方知月夜的可愛。

我祈禱着；我們永遠的這樣生活下去。

然而我們的幸福終給敵人的刺刀劃破了，敵人的砲火迫着我們背鄉離井。在逃亡的道上我們失散了。從此我抱起了一顆空透透的心和飄蕩的心情，從此眼淚淹漬了我流浪的生活。

又是深秋的日子了，但今夜，我再也不聽不着四弦琴的伴奏的歌聲，看不着那惺忪的眼，可是那蒼茫的明月仍是依稀當年。

李若雷

約之

卜筆裏，學函子安着方棹，上面放着硯池，幾枝筆，和兩本小學教本教授法，他坐在桌旁凳子上，雙手托着腦袋，疲倦的倚着牆。雙目釘着天花板但心靈却又和命命之神開談判去了，因為上午有個小學生說中了他久懷的

上午上三年級的國語——溫習第五課也我時。

上室點過名就開始問：

「第五課已上完了，你們都懂嗎！」

「懂」！小學生照例的齊聲答應。

「你們都願學他嗎！」

在大家齊聲答應「願意」聲中却有尖銳的一聲說：「不願意！」

本班年紀最小的最頑皮的克武坐在第一排最左的位子上，告訴他「不願意」，

於是他走近克武的位前俯下頭說：

「你怎麼不願學他飛！」

「因為他被人殺死了。」

「那末，你願做什麼人呢？」

「我要當先生」克武極着頭說：

「不！當先生算得什麼！」他昂起頭，對大家說：「你們立志做大事，要在小的時候，好好的讀書，好好的鍛鍊身體，等到你們長大了，就要爲國家做一番事業，要到前方去爲民族爭光。」

「先生！你現在不是……」克武的話未說完被他姊姊用手捏了一下，打斷了他話頭，怔怔的望着姊姊。

這天真孩子的半句話衝撞了他的耳鼓，他覺得臉上有些發熱起來。

「親愛的小朋友，不！親愛的小判官，你宣佈了我的罪狀！」他沒有說完，他自羞，他慚……

「命運之神啊！你爲什麼要這樣擺佈我呢？」他一想到命運的深處，總是這樣的暗付。

下課了，他獨自坐在房裏。

「老李！又在發什麼呆，逛進去，」他的同事旭初掀開門簾問他。

他怔怔的跟着旭初走到當遊的田畦間。

「唉！」

「有什麼心思，何妨談談，」旭初嘻皮笑臉的問他。旭初！我們教育的真沒有什麼意義是，一天到晚總叫別人幹，不願發出的悲憤，現在又不自覺的說出來了。

「哼！我到不以爲然，因爲我不是愛國者」。

他不以旭初的諷刺爲羞，因爲他知道旭初是不了解他的，不但旭初，恐怕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了解他。

兩人談來談去，沉默了久，他兀然的說：

「旭初！請你替我請假，我家裏有事就要回去」。

他回到家裏了，三番五次的想同母親商談但話要衝出口，又嚥下了，他不敢對母親說，也不願意對母親說，矛盾的心他把折磨得難過極了，但終於忍不住在晚時，把自己的心思，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來。

母親先以爲他是開玩笑，後來見他說得很認真，就罵他不孝，既而哭着說：

「你好生想想，你爹死的早，好容易把你苦大了，現在你弟弟才十二歲，你講你是怎麼能——」

她本知道和同母親商議是沒有用，但不得又不這樣，這像是一遺手續。

雄雞雞鳴，天還未亮，他從黑暗中預備好的包裏，當他一聽到母親，和弟弟的呻吟不由的一陣心酸，但他想：

「這不過是暫時的分別，有什麼難過的呢！」

他悄悄的開了後門，掛着滿腮的熱淚一溜煙走了，糊的草堆，竹園，樹，小山……都從他的兩邊馳過去了。

過幾天報紙上載着「漫小學」的教員李若雷「投筆從戎」的消息。

學校風光

璞之

「刻苦生活是臨中生活」的確，這並不是我們自誇，當你進入學校你就會知道的，並且你看到因陋就簡的設備，一定會想到這是戰時教育的特點，這裏撇去了公子哥兒的舊習氣，一個個都是剝削的戰士。

雖然給你找到了「安徽省第六臨中」的牌子，也不容易就發現學校的所在，因為那還是須要穿過叢林轉過山灣才能到的，學校的環境是相當幽靜，小小的山溪橫在學校前面，溪邊排着稀疏的樹木，枯了的黃葉，時時會隨着風的波動飄落到課室的窗頭，在早晨，在午間，時時可以聽到農村的鷄鳴聲，尤其當夕陽西下，白霧茫茫的時候，可以看到清澈可愛的小學生跳躍着轉灣抹角的走過來……這一切，形成了我們這具有幽靜的鄉村美的學校環境。

這兒，本來是荒僻山崗，名叫「龍井溝」，風景並不怎樣美麗，既沒有青山，也沒有綠水，而且這童文化是相當的低落，離奇的風俗常令我們笑得發噱。

我們的精神生活確實有相當的愉快，同學們的感情處的也很和洽，因為我們聽的是幾子人共的大舖，所以在晚間常是吵鬧不休，總要教職員們幾次催促，才安靜下去，有時他剛走出門裏面的笑聲又起了，「你們的臉皮真厚」

導師這樣的語我們乎也像聽慣了。

早起時，號聲雖然吹過了，可是除了用心的同學，那個又肯脫離溫暖的被窩，導師先生弄得沒辦法，只好悄悄的跑進來，抱着被褥用力的抖，這個辦法到是很見效，因為寒冷的冬天，只要抖兩下，被窩裏的熱氣早已跑光，弄得同學們也確實不能再睡下去。

每天是一堂正課，最使我們感覺興味的，要算是國文堂了，無論上那一堂課，教室裏總是安靜靜的，只有國文，像是特別高興似的，教室的笑聲常會影響到隔壁教室的上課，實在，我們國文先生不僅太好而且極善幽默，他能夠把呆板的國文，成動聽而明白的說事，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他舉出了詠李鴻章與女人的對子道：「舉國皆稱和事老，大家都是過來人」，弄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又是一次我們偶然問起：「老先生：你是什麼大學畢業的？」他答道：「一時：我是平他大學高毅科畢業的！」因爲他嗜酒——又引起學生的大笑，後來，同學們就玩皮的叫他高粱科博士。這似乎不是不恭敬他嗎？但是，不，絕不，學生們對他都愛戴，原因是他能把真的學識教給我們，卻從來沒有飯板可怕的面孔給我們看。

數學，是我們最討厭的課，並不是我們的數學教員不好，而倒是同學們怕做習題，常常教員催着要繳練習本，但是同學們總是想混，有時整個的練習，都得請先生做給我們看，是不會做嗎？不是，倒因為不情願費腦子去想。

吃飯，對我們是一件痛苦，我們時常想：「假使人生不須吃飯該是怎樣快樂！」我們的伙食確是太壞，每頓所吃的，既是老糙米，菜只是些無油無鹽的黃豆，和兩片青菜，而且只夠吃半碗飯的菜，在食慾旺盛的我們當然感到不夠的，因此在教室或者寢室，總是放了許多的瓦罐子呀，火爐子呀，茶杯呀！等等的東西，尤其在飯前或是課暇，廚房的鍋門口，生意最和，瓦罐子放了一大堆，廚頭

鈾²³⁵的分離

最近德明與大學克萊爾及連凱爾博士，將普通的氡分離為 U^{234} 及 U^{238} ，此分離氡之方法，可視為在放射性元素分離上最有力之方法，在過去此法僅能施行於 U^{238} 及 Ne^{231} 和 C^{135} 、 C^{137} 等，在這等原素原子量均有相當之差異，但 U^{235} 原子量之差比較小，所以分離困難，如在鈾的方面則更困難了，自 U^{238} 分離 U^{235} ，雖已行使過，但過去的方法，均不能得到單用秤測得的 U^{235} ，所以不適用，因此上述的 U^{235} 分離方法若適用於 U^{235} 時，那麼此項問題就可解決了，把 U^{235} 作為巨大的能源以供實用，也就不甚夢想了！

常是拿了火把子，走進鍋門口，兩頭亂亂「飯燒黃了」！在飯廳中，也很有意思，許多沒有備菜的同學，常常抱了飯碗，這一桌跑到那一桌，有一位同學因為一頓飯吃了五桌，被同學們稱為「游擊司令」，在司令手下，還有秘書大隊長呢！他們的口號是：「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我們一切是自備的，吃飯的碗，上白條的燈，都是自己，在晚間，常常可以看到同學們拿着油瓶去打油。總之，在物質上，我們是感到有些不愉快，可是在精神上，我們確很快活，因為我們有親愛的同學，完美的教育環境，我們絕不敢忘記：這是戰時教育！物質上的不滿足是鬼子的賜與！我們要加緊的奮鬥，不負國家的期望，開清「刻苦生活，是陣中生活！」

